

# 放眼帝國、伺機而動： 在朝鮮學醫的臺灣人\*

陳姪媛\*\*

## 摘 要

二十世紀前半期，在帝國主義全盤籠罩的東亞世界中，一切交流網絡易於被吸納為以殖民母國——日本為核心的放射狀結構，導致臺灣與朝鮮雖同屬日本殖民地，兩者之間的直接往來卻被嚴格控制，包括其間人群的移動。帝國內部看似有活潑的人員流動，實際上大部分是以帝國官僚制度為管道的「人才周流」。日治時期臺灣及朝鮮之間直接航線很少，在帝國內，除了統治者所提供的內地留學或產業殖民之外，臺灣人或朝鮮人的其他發展管道並不多，導致殖民地之間人民相互遷徙的人數屈指可數。

令人注目的是，自 1930 年代後半起，朝鮮的醫學教育系統中——如京城醫學專門學校、平壤醫學專門學校及大邱醫學專門學校，以及當時朝鮮最高學府的京城帝國大學醫學部，都曾出現過臺灣留學生。雖然人數有限，但在由日本人與朝鮮人占據絕大多數的朝鮮醫學教育系統中，他們不僅是特殊例外，也是極少數親身經歷殖民地朝鮮經驗的一批臺灣人。本文藉由相關資料的爬梳與整理，除了把握這些臺灣學生的正確人數與分布之外，將透過瞭解驅使其往朝鮮留學之動能，與日本帝國轄下之不同社會脈絡，從中進一步思考處於殖民統治下的臺灣年輕人，在何等的世界認知中，尋找升學機會並規劃自我的未來。

**關鍵詞：**限地開業醫、臺灣醫師令、京城醫學專門學校、平壤醫學專門學校、大邱醫學專門學校、《受験旬報》、京城帝國大學醫學部、臺北高等學校

---

\* 本文在蒐集資料過程中，承蒙石田純郎、朴潤哉、李明恭、林茂長、林茂筆、徐聖凱、崔圭鎮、張素玟、許正忠、許良宗、許雪姬、陳力航、陳瑋荻、陳鳳松、黃尚翼、楊衍俊、楊衍彪、遠藤豐、劉士永、鍾憲明、藍松樹等（按筆順）諸多先進惠賜協助，以及審查過程中，三位審查人提供詳細指正與修改建議，謹此表達筆者最誠摯的謝意。本文在正文或註釋中提到人名時，一律不加頭銜、學位或尊稱。並且，為便利中文讀者閱讀，註釋與引用書目中的韓文論著以中文翻譯改寫，另於引用書目列出韓文與中文對照，以供查詢。又，本文所討論的「醫師」指西醫，日治時期稱為「醫生」的中醫，暫不討論。本文為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邊陲中的帝國經驗：日治後期臺灣醫生之朝鮮留學」(NSC98-2410-H-001-015)之研究成果。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來稿日期：2011 年 9 月 5 日；通過刊登：2012 年 2 月 1 日。

- 一、殖民地臺灣的醫學熱
  - 二、從朝鮮醫療史尋找臺灣人的足跡
  - 三、到朝鮮行醫：林元象的例子
  - 四、到朝鮮學醫：26名醫師的醫學專門學校升學經驗
  - 五、從臺北高等學校、京城帝國大學到戰後世界的接軌
  - 六、結論
- 

## 一、殖民地臺灣的醫學熱

儘管現代社會裡西醫地位崇高、生活優渥，是年輕學子趨之若鶩的行業，但在清代的臺灣，不難發現醫生的社會地位就算不是底層，也絕不如今日般崇高。當時醫生與師爺、畫師、地理師、卜卦、相命、僧侶、道士、琴師一般，俗稱屬於「上九流」，<sup>1</sup>可見就算不是「下九流」，但也稱不上是社會上層人士。那麼，醫師在臺灣社會中擠入如今的菁英地位，究竟可以追溯至何時呢？

根據陳君愷與吳文星等人所作研究顯示，日治時期隨著殖民地社會的不平等結構日益深化，臺灣人甚難從官場或實業界找到出路，因此辯護士（律師）或醫師等較不受統治者干涉的自由業，在一般臺灣人心目中成為就業首選。其中辯護士為日治時期的新興業種，當時一般臺灣人尚未具有可以向法院提起訴訟的經濟條件，社會的實際需求不大，因此多半由日本人充任，臺灣人辯護士的社會地位自然無法與醫師相提並論。<sup>2</sup>可見除了醫師的專業形象與高收入等同現在的社會因素之外，臺灣在日治時期作為殖民地社會的特殊經驗，進一步促使醫學從方術搖身一變成為高難度的學問，醫師也從「上九流」快速攀升至人人稱羨的專業

---

<sup>1</sup> 片岡巖，《臺灣風俗誌》（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21），頁181。

<sup>2</sup> 陳君愷，《日治時代臺灣醫生社會地位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92），頁175-184。

人士。如此一來，考上殖民政權認可的醫學校並取得醫師執照，成為殖民地少年升學的第一志願，1920年代甚至出現從師範學校中途退學，而後改讀醫學校者。<sup>3</sup>然而，殖民統治者提供臺灣人在本地學醫的機會始終不多。

1899年創辦的「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為臺灣現代醫學教育的嚆矢，專門招收臺灣學生學西醫。在殖民統治的誘導下，臺灣民眾對於醫學的觀念迅速改變，由該校入學錄取率即可窺知一二。該校創辦時錄取率為百分之百，之後快速降低，1906年以後只有百分之十左右，<sup>4</sup>可見此時臺灣人學醫的需求與實際醫學生就學名額之間，已明顯失衡。1919年「臺灣總督府醫學校」依「臺灣教育令」改為「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以下簡稱「臺北醫專」），<sup>5</sup>並開始招收日本人學生。這是當時臺灣僅有的培養西醫之高等教育機構，也是總督府唯一認可學生畢業後無需考試即直接取得醫師資格的醫學校。換言之，在入學人數沒有增額的情況下，日臺共學實際上壓縮了臺灣人學醫的機會。1931年該校65名畢業生中，僅有21名為臺灣人，1932年畢業生67名，臺灣人只有27名。<sup>6</sup>由此可見，考入醫學專門學校雖為當時臺灣中學生心目中的夢想，但有機會美夢成真的人則屬鳳毛麟角。

至1936年臺北帝國大學（以下簡稱「臺北帝大」）增設醫學部，<sup>7</sup>並保障其畢業生取得醫師資格，且該部同時招收日本人與臺灣人。為了成為臺灣最高學府的醫學生，臺灣人必須通過的門檻可能更高。此外，臺北醫專招收中學生學歷的學生，而報考臺北帝大醫學部者，則需有高等學校畢業的學歷，該部教育性質不僅止於培養醫師，也培養有意願從事研究工作的學生。簡言之，臺北帝大醫學部的成立，對於臺灣醫學教育機會的供需失衡問題，並沒有實際改善效果。臺灣人為了踏上心目中的杏林之路，若無法考取臺北醫專或臺北帝大醫學部，就必須另外設法尋求留學作為出路。

<sup>3</sup>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頁95。

<sup>4</sup> 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編，《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一覽（大正14年）》（臺北：該校，1925），頁143-144。

<sup>5</sup> 1927年再度更名為「臺北醫學專門學校」。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編，《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一覽（自昭和六年至昭和八年）》（臺北：該校，1933），頁8、13。

<sup>6</sup>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頁97。

<sup>7</sup> 1936年1月臺北帝大增設醫學部，臺北醫專同年4月改隸屬於該校，更名為「臺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臺北帝國大學編，《臺北帝國大學一覽（昭和11年）》（臺北：臺北帝國大學，1936），頁16。

實際上，對於前往日本內地留學的臺灣學生而言，無論就讀大學或專門學校，最熱門的科系自然是醫學，<sup>8</sup> 尤其自 1931 年以後，每年留日學生中有近半數是醫學生，呈現壓倒性的比例。<sup>9</sup> 有趣的是，正如許雪姬對於到滿洲行醫的臺灣人研究中所顯示，<sup>10</sup> 為了踏上杏林之路而考慮離開臺灣到外地求學的學生們，不限於以日本內地為目標，亦有千里迢迢赴滿洲就讀醫學校者。此源於滿洲國成立後，滿洲被列入日本帝國版圖中，前後設立滿洲醫科大學、新京醫科大學、哈爾濱醫科大學、旅順醫學專門學校等醫學校，<sup>11</sup> 不僅開放臺灣學生就讀，也保障畢業生取得到內地等其他地區開業的資格，興起不少臺灣人遠赴滿洲學醫的風潮。根據統計，前後超過 100 名臺灣人選擇到滿洲學醫。<sup>12</sup>

令人矚目的是，臺灣人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尋找學醫機會的範圍，不僅擴大到滿洲，實則完全覆蓋整個日本帝國版圖。根據「臺灣省醫師公會」印製的 1966 年會員名簿(表一)，<sup>13</sup> 出生於 1920 年前的該會會員中——亦即戰前受醫學教育、戰後於臺灣開業的醫師中，就讀臺灣島內醫學校者反而不是大宗。尤其出生年代介於 1911 年至 1920 年間——亦即於日治後期受醫學教育的世代，到日本學醫的人數，相較於在臺灣學醫者，將近兩倍之多，可見這段期間為臺灣人留學學醫的巔峰期。而在該潮流之下，也出現就讀當時同屬日本帝國的滿洲與朝鮮醫學校者。可見不僅是新屬地的滿洲，同屬殖民地的朝鮮也被列入當時臺灣人學醫的考量之一。檢視 28 名戰後向醫師公會登記為畢業於朝鮮醫學校者之詳細內容(表二)，除了以朝鮮最高學府而知名的京城帝國大學(以下簡稱「京城帝大」)醫學

<sup>8</sup> 上沼一郎，〈日本統治下における台湾留学生：同化政策と留学生問題の展望〉，《国立教育研究所紀要》94(1978年3月)，頁148。

<sup>9</sup>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頁108。

<sup>10</sup> 許雪姬訪問，〈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許雪姬，〈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海外活動：在「滿洲」的臺灣醫生〉，《臺灣史研究》11:2(2004年12月)，頁1-75。

<sup>11</sup> 泉孝英，〈外地における日本の医学校〉，《滋賀文化短期大学研究紀要》16(2007年3月)，頁3-44；泉孝英，〈外地の医学校〉(東京：メディカルレビュー社，2009)，頁104-148。

<sup>12</sup> 許雪姬，〈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海外活動：在「滿洲」的臺灣醫生〉，頁66。

<sup>13</sup> 「臺灣省醫師公會」為 1945 年 11 月成立的民間醫師團體，前身為日治時期的臺灣醫師會。臺北市與高雄市分別於 1967 年、1980 年升格為院轄市，因此到 1980 年，臺灣有三個獨立的醫師公會組織——即臺灣省醫師公會、臺北市醫師公會與高雄市醫師公會。1980 年 9 月，上述三個醫師公會聯合成立「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實際上取代臺灣省醫師公會。李騰嶽纂修，〈臺灣省通志稿·卷三：政事志衛生篇〉(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第 1 冊，頁 148；吳基福，〈臺灣醫師公會三十三周年史〉(臺北：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1980)，頁 458。

表一 1966年臺灣開業醫的出生年度與出身學校的所在地(名)

所在地 出生年度	臺灣	中國大陸	日本	滿洲	朝鮮	歐美	未詳	總計
1881-1890	35	3	3	—	—	1	4	46
1891-1900	129	23	53	1	1	6	52	265
1901-1910	190	105	321	17	1	12	216	862
1911-1920	349	222	679	37	25	25	414	1,751
1921-1930	741	86	269	27	1	14	195	1,333
1931-1940	223	—	—	1	—	2	11	237
未詳	6	3	12	—	—	—	9	30
總計	1,673	442	1,337	83	28	60	901	4,524

資料來源：臺灣省醫師公會編，《中華民國55年臺灣省醫師公會所屬各縣市局醫師公會會員名冊》(高雄：臺灣醫界社，1966)。

說明：1. 所在地欄填為「未詳」者，除了未提供學歷資料的會員，尚包括「日據時期醫師考試及格」或「甄訓及格」者，後者為未畢業於正式的醫學教育機構，但在戰前或戰後通過資格檢定考試而取得開業資格者。吳基福，《臺灣醫師公會三十三年史》，頁10-12。

2. 就讀學校所在地為中國大陸的醫師，不含在滿洲取得醫學學歷者，他們多半將籍貫設於中國大陸，或許視之為戰後才到臺灣來的醫師。

表二 1966年臺灣省醫師公會畢業於朝鮮醫學校會員

出身學校	會員姓名
平壤醫學專門學校	解定邦、李飛鵬、藍日昌、吳鴻澤、林崑智、黃銀璽、周文進、黃鼎鍾、廖名淵、黃振芳(10名)
京城醫學專門學校	徐玉田、謝家詳、楊成堃、楊獻登、蔡江山、蔡文彬、陳恬淳、廖述演、許良琴、楊子津、謝英三、彭天增(12名)
大邱醫學專門學校	林胡鎔、曾萬坤、江文湧、鄭坤樟(4名)
京城帝國大學	簡裁、鍾兆炳(2名)

資料來源：臺灣省醫師公會編，《中華民國55年臺灣省醫師公會所屬各縣市局醫師公會會員名冊》，頁23、26、41、47、58、59、62、65、92、102、103、109、127、144、159、169、182、192、203、224、234、238、240、244、249、253、254、257、265、294、297。

部之外，還包括京城醫學專門學校(以下簡稱「京城醫專」、平壤醫學專門學校(以下簡稱「平壤醫專」、大邱醫學專門學校(以下簡稱「大邱醫專」)等醫學校。

根據許雪姬的研究，當時滿洲宣揚「五族協和、王道樂土」，「臺人不必要隱瞞真正身分」，不僅吸引臺灣人到當地學醫，也有臺灣人醫師到此地行醫發展。<sup>14</sup> 相較之下，朝鮮與臺灣同為日本的殖民地，對於殖民地人民一樣有差別待遇，本身

<sup>14</sup> 許雪姬，〈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海外活動：在「滿洲」的臺灣醫生〉，頁1。

也具有悠久歷史，對於臺灣人而言，可能稱不上是「新天地」。那麼，到朝鮮學醫，對臺灣人有何好處呢？當臺灣的醫學教育機構無法滿足臺灣人學醫的需求之際，朝鮮究竟有何條件，得以成為殖民地臺灣學生習醫之選擇項目？關於朝鮮醫學教育的情報，又是經由何種管道傳達到臺灣學生的手上？

## 二、從朝鮮醫療史尋找臺灣人的足跡

1940年3月9日，朝鮮的《每日申報》登載一則報導：

今春除了城大〔按：京城帝國大學〕醫學部之外，京城府內的各醫學專門學校也預定送出臺灣人畢業生一共13名。他們遠離椰子樹成排的南國，而來到陌生的他鄉，或與內地人學生或與朝鮮人學生，共度三年或四年的螢雪時代，可喜至今終於得以錦衣還鄉！他們皆出生在四季常夏的臺灣，卻抱著從病魔救出鄉民的美夢，千里迢迢來到北方，並進入最高學府學習仁術，至今終於得以返國了！今年畢業於城大醫學部的31名學生裡，除了臺灣高雄州旗山郡美濃409番地米穀商鍾漢喜氏的三男鍾兆炳(29)君之外，尚有李開傍〔按：李開榜〕、林德卿〔按：林德鄉〕等3人皆為臺灣人。另外，京城醫學專門學校的66名畢業生中有廖術虎〔按：廖述演〕君等2名，齒醫專〔按：指京城齒科醫學專門學校〕的108名畢業生裡有5名，藥專〔按：指京城藥學專門學校〕的82名中有3名，皆為臺灣人。<sup>15</sup>

根據此一報導，僅京城府在1940年一年間，就有13名臺灣人畢業於各級學校的醫藥相關科系，可見表一與表二中儘管部分學歷可能不完全正確，<sup>16</sup>但其規模應距事實不遠。由此並可推知，日治時期一批臺灣人曾到朝鮮學醫的事實，不僅出乎60年後的我們之意料，對於當時的朝鮮人也是新奇之舉。

<sup>15</sup> 引文由筆者重新翻譯，參見〈朗春半島學園의 異彩臺灣醫藥學徒城大等에 13名：卒業한뒤고錦衣還鄉의깃분〉，《每日申報》，1940年3月9日，第3版。

<sup>16</sup> 例如，葉曙曾在其回憶錄中指出，戰後初期從日本返臺的部分臺灣人，冒用他人身分或非屬實資料等方式，捏造不實學歷，可推測當時醫師公會登記中亦出現部分紊亂的情況。葉曙，《病理卅三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0），頁130-132。

日治時期朝鮮與臺灣同屬日本殖民地，兩地之間的人口移動應屬帝國內的「國內移動」。但在帝國主義全盤籠罩之下，帝國內一切交流網絡易於形成以殖民母國日本為核心的放射狀結構。臺灣與朝鮮兩殖民地間，反而少有非以日本為媒介的直接來往，導致實際體會此一「國內移動」的臺灣人與朝鮮人十分有限，<sup>17</sup>尤其到朝鮮的臺灣人更是少之又少。根據朝鮮總督府自 1910 年起每五年實施一次的「國勢調查」結果顯示，固定居住於朝鮮境內的臺灣人到 1925 年才出現，而且人數不多，1925 年僅有 9 名，1930 年 19 名，至 1935 年亦不過 48 名而已。<sup>18</sup>換言之，當時朝鮮人就算知道臺灣位於何處，卻仍是很陌生的地方，更遑論有來自該處的一批留學生隻身居留於朝鮮。那麼，60 年過後，現在韓國學界對於朝鮮醫療史的研究，有否提供有關他們歷史脈絡的線索呢？

如同傳統臺灣社會，朝鮮社會醫師的地位也不高。例如，過去朝鮮王朝把從事醫藥業的「醫官」，與譯官、算官、律官、陰陽官、寫字官、畫員、曆官等一併列為「中人」階級，認為其身分不如任職文官或武官的「兩班」階層。<sup>19</sup>根據朴潤栽等人的研究，日治時期科學知識與衛生概念普及，而且日本的殖民統治嚴格限制執行醫療行為者的資格，同時保障具有資格者，加上醫師在朝鮮人裡算是最高收入職業群，連辯護士都遠遠不及，醫師在朝鮮社會中的地位才得以提升。<sup>20</sup>

<sup>17</sup> 其實這種現象並非僅存於日本帝國內，西方殖民帝國亦然。帝國往往以殖民地與殖民母國之間聯繫為主，殖民地彼此之間卻少有來往，三方關係呈現以母國為中心的放射狀結構。參見 Alexander J. Motyl, *Revolutions, Nations, Empires: Conceptual Limits and Theoretical Possibilit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17-130.

<sup>18</sup> 1925 年的「國勢調查」中並未註明「臺灣人」，而稱「殖民地人」，但仍可視為臺灣人。1930 年與 1935 年的調查中，才將「殖民地人」改稱「臺灣人」。另外，1925 年朝鮮境內有日本人 443,402 名，朝鮮人 19,020,030 名；1930 年有日本人 527,018 名，朝鮮人 20,438,108 名。參見朝鮮總督府編，《大正 14 年 10 月 1 日現在簡易國勢調查結果表》（京城：朝鮮總督府，1926）；朝鮮總督府編，《昭和 5 年朝鮮國勢調查報告全鮮編：第一卷結果表》（京城：朝鮮總督府，1934）；朝鮮總督府編，《昭和 5 年朝鮮國勢調查報告全鮮編：第二卷記述報文》（京城：朝鮮總督府，1934）；朝鮮總督府編，《昭和 10 年朝鮮國勢調查報告全鮮編：結果表及記述報文》（京城：朝鮮總督府，1935）。

<sup>19</sup> 金斗鍾，《韓國醫學史》（首爾：探求堂，1981），頁 435。

<sup>20</sup> 朴潤栽，〈日治時期醫師階層的成立與其認同意識〉，《歷史與現實》63（2007 年 3 月），頁 163-189；呂寅碩、朴潤栽、이경숙、朴滢雨，〈韓國醫師執照制度的落實過程：以大韓帝國時期與日治時期為中心〉，《醫史學》11: 2（2002 年 12 月），頁 137-153。另外，1930 年入學平壤醫學講習所後，隨著升格，1934 年成為平壤醫專第二屆畢業生的金麟聖，也曾回顧認為在朝鮮「當時是醫師的黃金時代。不管是哪一種執照，從拿到醫師執照的那一天起，就能享受不一樣的政治、社會、經濟身分。」參見金麟聖，〈平醫學窗時節回顧〉，《平醫同窗會誌：平醫》9（1978 年 10 月），頁 270。

而在臺灣，日治時期透過殖民統治者建立醫學教育、證照制度及醫療衛生系統，醫師得以成為新興專業群，已如前述。可見經過日本的殖民統治，醫師才提高至如今的社會地位，是兩地學界對其歷史經驗的共同結論。

然而，對於殖民地醫師專業群的民族認同及其對於民族運動的貢獻，兩地學界的認知與評價似乎有所不同。臺灣學界一般認同臺灣人醫師們在殖民地社會現代化過程中扮演指導者的角色——儘管這是殖民衛生政策所意圖導引的結果，進而認為他們在其過程中同時形塑民族意識。<sup>21</sup> 韓國學界卻認為醫師之所以享有經濟優勢與身分保障，是因為他們「與其積極抵抗種族歧視，寧願選擇將自身的社會貢獻限定於衛生狀況的改善」，也是「願意符合並同意殖民權力的結果」。<sup>22</sup> 姑且不論醫師在朝鮮社會中的地位提升與其有無抵抗殖民統治之間是否有關係，<sup>23</sup> 至少由此可窺知韓國的醫療史研究，重點不在討論部分朝鮮人如何提升自身的社會地位而擠進高級專業人士群，或是思考衛生與經濟等朝鮮社會狀況的改善，其實更關注的是殖民地社會中朝鮮人與日本人之間的不平等結構。

醫療史研究——尤其是日治時期部分，是韓國歷史學界最新穎的課題之一，但在以近代民族主義為前提的研究大環境之下，其研究方向比起追蹤日本統治者如何推動西洋醫學的普及與發展，實更關注傳統醫學在日治時期如何被淘汰；比起研究由日本人管理的官公立醫學校之角色，實更著重由西方傳教士或朝鮮人設立的私立醫學校的歷史。<sup>24</sup> 在此一研究潮流之下，奇昌德與李忠浩等人雖於 1990

<sup>21</sup> Ming-cheng M. Lo, *Doctors within Borders: Profession, Ethnicity, and Modernity in Colonial Taiwan*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陳君愷,《日治時代臺灣醫生社會地位之研究》,頁 156-158。

<sup>22</sup> 朴潤裁,〈日治時期醫師階層的成立與其認同意識〉,頁 186。同樣的結論亦可見於 김정화、이경원,〈日本殖民統治與朝鮮人醫師〉,《社會與歷史》70 (2006 年 6 月),頁 33-65。

<sup>23</sup> 實際上,殖民地朝鮮的醫學生或醫師中也不乏參與獨立運動者,例如 1919 年,韓偉健、白麟濟、楊奉根、李儀景等京城醫專的多數學生們,也因積極參與三一獨立運動而被退學,可見部分醫師的確身為殖民地人最高知識分子的領導角色。參見崔圭鎮,〈透過李儀景瞭解殖民地的知識分子〉(首爾:國立서울大學校大學院醫學科碩士論文,2011);黃尚翼、崔圭鎮、金修延,〈殖民地的知識分子、劉相奎的人生〉,《醫史學》18: 2 (2009 年 12 月),頁 157-172; 박윤형、홍태숙、辛圭煥、임선미、김희곤,〈日治時期朝鮮醫師的獨立運動〉,《醫史學》17: 2 (2008 年 12 月),頁 223-237。

<sup>24</sup> 朴潤裁,〈韓國近代醫療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醫史學》19: 1 (2010 年 6 月),頁 49。不同於臺灣主要由總督府主導現代醫學教育,朝鮮除了總督府辦的京城醫專之外,尚有私立セブランス聯合醫學專門學校及私立京城女子醫學專門學校。前者最早為 1885 年由傳教士設立的廣惠院,1941 年改名為旭醫學專門學校,即今延世大學校醫科大學之前身;後者則於 1937 年由傳教士 Rosetta Hall 與朝鮮女醫們協力創辦,為高麗大學校醫科大學的前身。

年代即已開啟對於日治時期醫療教育之研究，且一併討論總督府所設立的幾所官立醫學校，<sup>25</sup> 但不僅沒有進一步吸引後續研究者投入，深化討論，也沒有改變過去以朝鮮人自辦的教育系統為主軸的醫療史書寫現況。<sup>26</sup>

不僅如此，上述關於日治時期朝鮮總督府醫學教育的少數研究成果，基本上採用統治者與被殖民者的二元對立架構來思考殖民地朝鮮的醫學校，因此其內容若非討論入學名額等朝鮮人與日本人之間的差別待遇問題，就是追蹤少數朝鮮人學生的日後發展過程。如此一來，韓國學界不僅對於日治時期由日本人主導的醫學教育甚少相關討論，少數既有研究也尚未注意到其中第三者——臺灣人的存在。

當然，研究視野的侷限與某個特定脈絡的取捨，並不盡然是韓國歷史學界獨有的現象。到朝鮮學醫的這批臺灣人，不僅未受到韓國歷史學界的關注，同時也被臺灣學界遺忘。例如，上述《每日申報》中提到的鍾兆炳、李開榜及林德鄉，皆為臺灣頂尖菁英養成所——臺北高等學校（以下簡稱「臺北高校」）的畢業生。他們在 1936 年同時考入京城帝大醫學部後，除了《臺北高等學校一覽》隔年起

<sup>25</sup> 奇昌德，〈由國家推動的西醫教育：1895 年至 1945 年〉，《醫史學》2: 1 (1993 年 7 月)，頁 10-37；奇昌德，〈平壤的醫學教育：1890 年至 1945 年〉，《醫史學》2: 2 (1993 年 12 月)，頁 126-141；奇昌德，〈大邱的醫學教育：1890 年至 1945 年〉，《醫史學》2: 2 (1993 年 12 月)，頁 142-158；奇昌德，〈京城帝國大學醫學部〉，《醫史學》1: 1 (1992 年 12 月)，頁 64-82；奇昌德，《韓國近代醫學教育史》（首爾：아카데미아，1995），頁 43-306；李忠浩，〈日本殖民統治下的醫學教育：以京城帝國大學醫學部為中心〉，《慶州史學》15 (1996 年 12 月)，頁 165-304；李忠浩，《日治時期朝鮮的醫學教育》（首爾：國學資料院，1998），頁 39-282。

<sup>26</sup> 除此之外，日文學界也有少數相關討論。石田純郎以佐藤剛藏與志賀潔等人為主，陸續討論他們對於朝鮮醫療史所作的貢獻；李賢一則著眼於京城醫專與京城帝大醫學部的研究成果與教育內容，討論其實際運作，及其做為殖民地統治機構的特質，並嘗試擺脫過去以朝鮮人與日本人的二元對立為基本架構的醫學教育研究。不過，李賢一仍然沿用朝鮮人與日本人的二元對立關係進行整理與討論，實際上並未成功脫離以往的研究窠臼。參見石田純郎，〈韓國近代医学教育史：京城帝大医学部、京城医学専門学校で学んだ韓日の3名の医学者の証言〉，《医学史研究》91 (2008 年)，頁 561-574；石田純郎，〈佐藤剛藏と京城医学専門学校：朝鮮で医学教育に尽した人々（上）〉，《日本医事新報》4377 (2008 年 3 月)，頁 84-88；石田純郎，〈志賀潔と京城帝国大学：朝鮮で医学教育に尽した人々（下）〉，《日本医事新報》4385 (2008 年 5 月)，頁 85-88；石田純郎，〈日韓併合中の朝鮮の医育機関での医化学（生化学）者群像〉，《化学史研究》37: 2 (2010 年 6 月)，頁 103；李賢一，〈京城帝国大学医学部の研究活動：その学術誌の分析を中心に〉，《アジア太平洋研究科論集》17 (2009 年 4 月)，頁 103-121；李賢一，〈植民地朝鮮における医学研究の軌跡：京城医学専門学校を中心に〉，《アジア太平洋研究科論集》19 (2010 年 5 月)，頁 151-169。另外，京城帝大向來是韓國歷史學界中最熱門的討論課題，因此累積了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但是大部分的討論集中在法文學部，醫學部經常被相關研究所忽略，包括以整體京城帝大為討論範圍的以下兩篇著作，也未對醫學部進行討論。鄭圭永，〈京城帝国大学に見る戦前日本の高等教育と国家〉（東京：東京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博士論文，1995）；丁仙伊，《京城帝國大學之研究》（首爾：文音社，2002）。

表三 戰後臺灣各類醫療相關業界名簿中具有朝鮮學歷者

畢業學校	姓名	出生年度	籍貫	開業或服務的醫院
平壤醫學 專門學校 (12名)	解定邦	1910 <sup>③</sup> 1911 <sup>⑥</sup>	新竹縣	回生醫院 <sup>③</sup> 、回生診所 <sup>⑥</sup>
	李飛鵬	1911 <sup>③⑥⑦</sup> 1912 <sup>⑤</sup>	高雄縣	同仁醫院 <sup>③③⑥⑦</sup>
	藍日昌	1913 <sup>⑦</sup> 1914 <sup>⑥</sup> 1915 <sup>③</sup>	高雄市	鹽埕區衛生所 <sup>③</sup> 、昌人診所 <sup>⑥⑦</sup>
	吳鴻澤	1905 <sup>③</sup> 1916 <sup>⑥⑦</sup>	宜蘭縣	臺灣省衛生處蘇澳港檢疫所 <sup>③</sup> 、鴻澤醫院 <sup>⑥</sup> 、吳小兒科 <sup>⑦</sup>
	林崑智	1915 <sup>③</sup> 1916 <sup>⑥⑦</sup>	宜蘭縣	利生醫院 <sup>③⑥⑦</sup>
	鄧正雄	1906 <sup>③</sup> 1916 <sup>⑦</sup>	高雄縣	鄧內科醫院 <sup>③⑦</sup>
	黃銀璽	1916 <sup>⑤</sup> 1917 <sup>③⑥</sup>	高雄市	三民區衛生所 <sup>③</sup> 、高雄市立醫院 <sup>⑤⑥</sup>
	周文進	1917 <sup>⑥</sup>	臺北市	陽明山結核病防治所兼衛生院 <sup>⑥</sup>
	黃鼎鍾	1907 <sup>③</sup> 1918 <sup>⑥⑦</sup>	屏東縣	建安診所 <sup>③⑥⑦</sup>
	廖名淵	1907 <sup>③</sup> 1918 <sup>⑥⑦</sup>	南投縣	南投縣衛生院 <sup>③</sup> 、名淵小兒科醫院 <sup>⑥⑦</sup>
	黃振芳	1909 <sup>③</sup> 1919 <sup>⑦</sup>	彰化縣	永村醫院 <sup>③</sup> 、永春小兒科 <sup>⑦</sup>
	蔡美佐	1920 <sup>③</sup> 1921 <sup>⑦</sup>	高雄市	明華兒科醫院 <sup>③</sup> 、明華小兒科診所 <sup>⑦</sup>
京城醫學 專門學校 (13名)	彭天增	1894 <sup>③</sup> 1895 <sup>⑥</sup>	高雄縣	延壽醫院 <sup>③⑥</sup>
	徐玉田	1913 <sup>④</sup> 1914 <sup>⑥</sup>	臺北市	東海醫院 <sup>④</sup>
	謝家詳	1915 <sup>③</sup> 1914 <sup>⑥⑦</sup>	臺南市	復生診所 <sup>③⑥⑦</sup>
	楊成堃	1914 <sup>③</sup> 1915 <sup>⑥⑦</sup>	屏東縣	楊診所 <sup>③⑥</sup> 、高樹鄉衛生所 <sup>⑦</sup>
	楊獻登	1914 <sup>③</sup> 1915 <sup>⑥⑦</sup>	彰化縣	臺北市衛生院 <sup>③</sup> 、八德救濟院 <sup>⑥</sup> 、重生醫院 <sup>⑦</sup>
	蔡江山	1905 <sup>③</sup> 1915 <sup>⑤</sup> 1916 <sup>⑥⑦</sup>	嘉義縣	臺灣省立嘉義醫院 <sup>③</sup> 、蔡江山外科診所 <sup>③⑥⑦</sup>
	蔡文彬	1915 <sup>③④</sup> 1916 <sup>⑤⑥</sup>	臺北縣	蔡小兒科醫院 <sup>③④⑤⑥</sup>
	陳恬淳	1908 <sup>③</sup> 1917 <sup>⑤⑥⑦</sup>	臺南縣	臺灣糖業公司灣裡糖廠醫務室 <sup>③</sup> 、和信醫院 <sup>⑤⑥⑦</sup>
	廖述演	1907 <sup>③</sup> 1918 <sup>⑥</sup>	臺中縣	嘉豐紡織廠醫務室 <sup>③</sup> 、信愛醫院 <sup>⑥</sup>
	許良琴	1907 <sup>③</sup> 1918 <sup>⑤⑥⑦</sup>	雲林縣	健生診所 <sup>③⑤⑥⑦</sup>
	楊子津	1918 <sup>④</sup> 1919 <sup>⑥</sup>	臺北市	濟元醫院 <sup>④⑥</sup>
	楊槐津	1909 <sup>③④</sup>	臺中縣	回生醫院 <sup>③</sup> 、安祥醫院 <sup>④</sup>
	謝英三	1920 <sup>⑥⑦</sup>	屏東縣	十仁診所 <sup>⑥⑦</sup>
大邱醫學 專門學校	林胡鎔	1914 <sup>⑥</sup> 1915 <sup>③</sup>	新竹縣	宏生醫院 <sup>③</sup> 、劉醫院 <sup>⑥</sup> 、臺灣省立新竹醫院 <sup>⑦</sup>

(5名)	曾萬坤	1914 ⑥⑦ 1915 ③	雲林縣	萬安醫院③⑥、萬安診所⑦
	江文湧	1905 ③ 1916 ⑤⑥⑦	彰化縣	江小兒科醫院③、江小兒科③⑥⑦
	鄭坤樟	1921 ③ 1922 ⑤⑥	基隆市	仁壽診所③⑤⑥
	吳夫卿	1911 ③	嘉義縣	吳醫院③
京城齒科 醫學專門 學校(3名)	洪萬春	1913 ⑤	臺北市	美齒齒科醫院⑤
	張上達	1919 ⑤	臺灣省	省立臺中醫院⑤
	黃茂卿	1922 ⑤	臺南市	黃茂卿齒科醫院⑤
京城帝國 大學醫學 部(3名)	林元象	1894 ③	高雄縣	回生醫院③
	簡裁	1908 ③④ 1909 ⑥⑦	屏東市	簡婦產科醫院③④、簡婦產科診所⑥⑦
	鍾兆炳	1911 ⑥ 1931 ⑦	高雄縣	厚生醫院⑥、厚生診所⑦

資料來源：①本田六介，《日本醫籍錄》（東京：醫事時論社，1940）；②野野田半平，《臺灣醫師會會員名簿（昭和19年版）》（臺北：臺北醫師會，1944）；③吳鋼編，《臺灣醫師名鑑》（臺中：臺灣醫藥新聞社，1954）；④臺北市醫師公會編，《臺北市醫師公會會員名冊》（臺北：該會，1958）；⑤臺灣省醫學會編，《臺灣醫學會會員名冊》（臺北：該會，出版年不詳）；⑥臺灣省醫師公會編，《中華民國55年臺灣省醫師公會所屬各縣市局醫師公會會員名冊》；⑦臺灣省醫師公會編，《中華民國64年臺灣省醫師公會所屬各縣市暨臺北市醫師公會會員名冊》（臺北：該會，1975）。

說明：根據③、④的名簿資料，以年齡來代替出生年度，為了製表方便，僅從出版年度減去年齡的數字來代替出生年度，導致表中出生年度部分不一致。另外，可能是出自於單純疏忽，吳鋼編《臺灣醫師名鑑》上，許多出生年度往往出現11年或10年的落差，可信度並不高。

每年註明三個人升學至何處，<sup>27</sup> 校友會資料也顯示他們的出路。<sup>28</sup> 但在後人研究中，不僅這3名考入京城帝大的畢業生未被提起，升學至滿洲醫科大學者也一併被忽略。結果，今日我們從研究成果中看到的，只有進入臺北帝大的臺灣人學生或到日本的帝國大學升學者，願意做另類選擇的少數人之經驗與脈絡，全然被遺忘而從歷史舞台中消失。然而這些少數臺灣人，究竟能揭開何種與眾不同的歷史脈絡呢？

在進入討論前，另一個必須先確認的是，上述醫師公會名簿資料之可靠性。從戰後的醫師公會名簿中，不難找到宣稱畢業於朝鮮醫學校者，已如前述（表二）。其實不僅是醫師公會，從學會組織等其他醫療相關行業的各類名簿資料中，也可以尋獲不少具有「朝鮮醫學士」資格者（表三）。惟這類出自於自我陳述的

<sup>27</sup> 《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一覽（昭和11年）》（臺北：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1936），頁161-162、168；《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一覽（昭和12年）》（臺北：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1937），頁157-158、164。

<sup>28</sup> 臺高同學會編，《會員名簿：民國36年11月》（出版資訊不詳），頁14、19；臺北高等學校同學會編，《畢業生名簿：民國46年11月》（出版資訊不詳），頁9-10、14。

資料，可信度有待商榷，而且其產生時間點正是臺灣經過政權轉換與二二八事件之後，社會秩序混亂，難免影響資料的正確性。<sup>29</sup> 換言之，日治時期曾到朝鮮學醫的臺灣人實際人數、年齡分布及其就讀學校等，皆無法僅以此類資料斷定。在尋獲來自其他資料的佐證之前，不能確定他們都取得如實的學歷。可推測的是，即使表三中有些人的學歷不實，他們也很可能在朝鮮有醫療相關經歷，才會得知當時尚鮮為臺灣人所知的朝鮮醫學校，因此附麗其上藉此在臺灣開展其行醫捷徑。那麼，對於立志杏林的臺灣人而言，包括進入醫學校在內，朝鮮究竟提供何種與臺灣不同的機會呢？在討論臺灣人到朝鮮學醫之歷史經驗之前，我們先透過1名臺灣人的實際例子，嘗試尋找問題的答案。

### 三、到朝鮮行醫：林元象的例子

從表三來看，戰後臺灣醫界中自稱畢業於朝鮮最高學府——京城帝大者，有林元象、簡裁與鍾兆炳等3人，但是從該校學生或畢業生名單中所見，僅有鍾兆炳1人。如果校方資料無誤，林元象及簡裁的學歷可能並非屬實。那麼，他們為何及如何宣稱不實學歷？有趣的是，林元象不僅戰前確實曾到朝鮮，即便到朝鮮後沒有就讀醫學校，他也確實踏上杏林之路。

出生於高雄旗山的林元象，1917年畢業於臺北師範學校公學師範部乙科，<sup>30</sup> 自1918年任教於阿緱公學校（屏東公學校）及內門第一公學校，擔任訓導，<sup>31</sup> 是

<sup>29</sup> 參見葉曙，《病理卅三年》，頁130-132。

<sup>30</sup> 臺灣總督府臺北師範學校編，《臺灣總督府臺北師範學校一覽（大正9年）》（臺北：該校，1920），頁312。

<sup>31</sup> 林元象師範學校畢業後，先於1917年取得教員資格，而後返鄉，1918年起任教於高雄的公學校。〈教員免許授與〉，《府報》1437（1917年11月30日），頁89；〈教員免許授與〉，《府報》3148（1924年1月29日），頁87；臺灣日日新報社編，《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大正7年）》（臺北：該社，1918），頁323；臺灣日日新報社編，《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大正8年）》（臺北：該社，1919），頁358；臺灣日日新報社編，《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大正9年）》（臺北：該社，1920），頁236；臺灣日日新報社編，《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大正10年）》（臺北：該社，1921），頁389；臺灣日日新報社編，《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大正11年）》（臺北：該社，1922），頁409；臺灣日日新報社編，《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大正12年）》（臺北：該社，1923），頁426；臺灣日日新報社編，《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大正13年）》（臺北：該社，1924），頁436。因行政區域改變，阿緱公學校於1920年更名為屏東公學校。

一位對於儒學深有信心的傳統文人，甚至自行印刷一千份孔子圖分贈各界人士。<sup>32</sup> 但是，具有漢學背景的林元象，也受到當時臺灣的醫學熱影響，他不僅沒有排斥來自西方的科學新知，反而對其深感興趣。

根據 1933 年 2 月《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sup>33</sup> 林元象始終對於醫學深有熱情，為了專心研究醫學，1926 年 3 月辭去公學校教職，同年 11 月起師事附近的臺灣人醫師，包括江慶、陳海水等。<sup>34</sup> 經過多年的螢雪之功，刻苦勵學的林元象於 1931 年通過「臺灣總督府醫師學說試驗」，但是為了實現行醫夢想，1932 年 3 月斷然前往朝鮮，並於 1933 年 2 月取得「朝鮮醫師免許（執照）」，名正言順成為醫師。令人好奇的是，既然他在臺灣通過總督府辦的醫師考試，何必還要遠赴朝鮮，才能完成心中對於醫學的熱情與志願呢？

日本殖民政府管制臺灣的醫師資格，<sup>35</sup> 始於 1896 年 5 月發布的〈臺灣醫業規則〉。<sup>36</sup> 此後，1906 年日本內地以法律第 47 號公布〈醫師法〉，隨後臺灣也配合其內容，於 1916 年以律令第 1 號重新公布〈臺灣醫師令〉，<sup>37</sup> 其中第二條明文規定在臺灣持有各類醫師資格者必須具備的條件：

- 一、依據〈醫師法〉第一條第一項第一號取得醫師資格者
- 二、畢業於臺灣總督府所指定的官公立醫學校者
- 三、畢業於臺灣總督府醫學校者
- 四、通過臺灣總督所指定的醫師考試者

<sup>32</sup> 〈印刷孔子聖像〉，《臺灣日日新報》，1925 年 8 月 3 日，夕刊第 4 版；無悔道人，〈寄園隨筆〉，《臺灣教育》279（1925 年 9 月），頁 3-4。

<sup>33</sup> 〈訓導から醫師を志し：本島人最初の鮮醫：立志傳中の人、林元象氏〉，《臺灣日日新報》，1933 年 2 月 18 日，第 3 版；〈高雄州旗山郡人林元象氏〉，《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33 年 2 月 17 日，夕刊第 4 版。

<sup>34</sup> 江慶為高雄人，1924 年於岡山醫科大學附屬專門部畢業後返臺，1926 年任職於高雄醫院內科。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昭和 12 年版）》（臺北：該社，1937），頁 144；林進發編，《臺灣官紳年鑑（昭和 8 年版）》（臺北：民衆公論社，1933），頁 83。陳海水為臺南人，1927 年畢業於臺北醫專後，1929 年起開業於斗六。新高新報社編，《臺灣紳士名鑑》（臺北：該社，1937），頁 53。

<sup>35</sup> 關於領臺初期殖政府對於臺灣的醫師執照設計與實際運作，可參見鈴木哲造，〈日本の台湾統治前期における医師社会の構造的特質〉，收錄於檜山幸夫編，《帝国日本の展開と台湾》（東京：創泉堂，2011），頁 337-382。

<sup>36</sup> 莊永明，《以臺大醫院為主軸：臺灣醫療史》（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頁 178；張苙雲，〈從不穩定的口碑到主要的求醫場所：臺灣西醫的制度信任建構〉，《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8:1（1998 年 1 月），頁 171。

<sup>37</sup> 〈臺灣醫師令明治 39 年法律第 31 號第 1 條及第 2 條二依り勅裁ヲ得テ茲ニ之ヲ公布ス〉，《府報》925（1916 年 1 月 13 日），頁 24。

五、畢業於國外的醫學校、並於取得國外的醫師執照之帝國臣民，並且獲得臺灣總督之核定者

另外，獲得內務大臣認可的醫師執照者，不限於前項所定，得獲得醫師資格。

由此可知，為了在臺灣當醫師，除了就讀醫學校，尚有另一個辦法——亦即通過總督府所實施的考試而獲得醫師資格。換言之，就算是像林元象一樣沒有就讀臺灣總督府醫學校或內地的官公立醫學校的人，只要依據〈臺灣醫師令〉第二條第四項，「通過臺灣總督所指定的醫師考試」，還是可以在臺灣當醫師。惟林元象所報考的「臺灣總督府醫師學說試驗」不僅並非〈臺灣醫師令〉第二條第四項所規定的考試，臺灣總督府在1941年前也沒有舉辦過這種考試。<sup>38</sup>那麼，林元象所通過的「臺灣總督府醫師學說試驗」，究竟是什麼？

除了上述醫師准許資格的規定之外，〈臺灣醫師令〉最後以附則另外訂定「依照地方狀況，臺灣總督對於無第二條資格者，暫時得以一定開業地域與期間為限給予醫師執照」的特別措施，<sup>39</sup>這就是所謂「限地開業醫」，<sup>40</sup>亦即「雖不具有正式醫師資格，但鑑於本島偏僻地區尚未建立醫療機構之情形，暫時限於特定地區與一定期間，允許其醫師執業」的法律根據。<sup>41</sup>該制度源自日本內地，日本領臺後不久就延伸適用於臺灣，<sup>42</sup>但當時具體施行權屬於地方官廳管轄，總督府並無規定考核等相關管理方式。1916年，總督府決定准許限地開業醫資格的條件——亦即「一、當開業的地區及離該地的二里內，並無現行開業醫，並且將來也沒有獲得開業醫的可能性；二、欲開業的區域，以支廳管內為限；三、具有相當的

<sup>38</sup> 為了確保戰時醫療人員的來源，1941年8月總督府頒布「臺灣醫師試驗規則」，才改變過去僅給予醫學校畢業者正式醫師執照的方針，規定透過總督府的檢定考試，亦可獲得醫師執照。在此之前，臺灣在西醫方面所實施的行醫資格考試，只有對於非正式醫師執照的「限地開業醫」之檢定考試而已。「臺灣醫師試驗規則」除了新設對於正式醫師執照的檢定考試，進而將「限地開業醫」的行醫資格也列為其管理對象之中，將醫師考試分為「乙種醫師試驗」及「甲種醫師試驗」的兩種，前項及格者取得如同過去「限地開業醫」的資格，後項及格者則可享有如同醫學校畢業者的行醫權利，以臺灣為範圍，得以無期行醫。〈臺灣醫師試驗規則、昭和16年8月28日府令第158號〉，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警察法規（昭和16年版）》（東京：臺灣警察協會，1941），頁96／14-96／15；荒木警務局長談，〈醫療機關強化〉，收於陳萬，《臺灣醫師試驗問題集》（臺北：萬出版社，1941），無頁碼。

<sup>39</sup> 〈臺灣醫師令明治39年法律第31號第1條及第2條二依り勅裁ヲ得テ茲ニ之ヲ公布ス〉，《府報》925（1916年1月13日），頁24。

<sup>40</sup> 正式名稱為「限地開業醫」，但無論是戰前或戰後一般稱之為「限地醫」。

<sup>41</sup>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の衛生（昭和12年版）》（臺北：該局衛生課，1937），頁60。

<sup>42</sup> 加藤尚志，〈續臺灣の衛生（承前）〉，《臺灣協會會報》49（1902年10月20日），頁9-16。

經歷，並且通過另定考試者；四、行醫資格以三年為限」，<sup>43</sup> 並且將考核與管理機關從過去地方官廳改由總督府一併辦理。換言之，1916 年以後欲成為限地開業醫者，必須通過總督府每年舉辦一次的檢定考試，獲取資格。<sup>44</sup>

對於總督府而言，「限地開業醫」是考慮到較惡劣的殖民地環境難以取得醫療人材所實行的臨時措施，但對於立志醫學的民眾——尤其對於沒有正式醫學校學歷者而言，<sup>45</sup> 不僅是踏上杏林之路的另一種選擇，當時臺灣施行的醫師資格檢定考試也只有限地開業醫考試，<sup>46</sup> 這也是除了進入醫學校之外，合法行醫的唯一途徑。換言之，雖然林元象沒有在〈臺灣醫師令〉第二條所規定的教育系統中正式接受醫學訓練，臺灣亦無實施〈臺灣醫師令〉第二條第四項所規定的醫師考試，但若利用「限地開業醫」的規定，他仍然有機會在臺行醫。可惜他雖然通過「臺灣總督府醫師學說試驗」，但這只是考核限地開業醫資格的第一關，接下來的「實地試驗」榜單找不到林元象的名字。<sup>47</sup> 「限地開業醫」雖屬非正式醫師，通過門

<sup>43</sup>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6202 冊，「限地開業醫免許二關スル件伺（警察本署）」，文號 13，1916 年 1 月 1 日。雖然總督府以三年的時間及三里內的特定地區為其執照的效力範圍，但是 1923 年警務局決定一旦領有限地開業資格者，不經考試，僅以申請方式即可更新資格或移轉開業地點。〈限地開業醫師再免許申請ノ場合ニ於ケル取扱方ノ件〉，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警察法規（昭和 3 年版）》（臺北：臺灣警察協會，1928），頁 104-105。除此之外，每名「限地開業醫」得以行醫的空間範圍必須僅限於「僻地」。在臺灣，其「僻地」範圍也日趨擴大其效力區域，1933 年先擴大至三廳，到 1939 年再度擴大至西部五州。〈蕃地と三廳下の限地開業醫試験〉，《臺灣日日新報》，1933 年 2 月 15 日，第 7 版；〈西部五州下にも限地開業醫制度：臺灣醫療機關を整備〉，《臺灣日日新報》，1939 年 1 月 24 日，第 7 版。也因此，無論是時間上或空間上，獲得限地開業醫資格者的行醫條件，越來越接近於正式醫師，導致日後「限地開業醫」的素質良莠不齊。〈本島限地開業醫師の素質項商對策如何〉，《臺衛新報》102（1937 年 3 月），第 1 版。

<sup>44</sup> 陳萬，《臺灣醫師試驗問題集》，序。惟總督府在 1922 年，為了配合臺北醫專附設三年期限的特設科，允許其畢業生獲得免考試取得限地開業醫資格。《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3215 冊，「特設科卒業生無試驗限地開業免許方回答（醫學專門學校）」，文號 9，1921 年 11 月 1 日；〈質疑應答〉，《臺灣警察協會雜誌》64（1922 年 9 月），頁 76-90。

<sup>45</sup> 應考資格並無任何限制，當然包括學歷。佐藤會哲，《臺灣衛生年鑑（昭和 7 年）》（臺北：臺衛新報社，1932），頁 197。

<sup>46</sup> 雖然〈臺灣醫師令〉規定「通過臺灣總督所指定的醫師考試者」得以取得醫師資格，但實際上 1941 年頒布「臺灣醫師試驗規則」前，總督府沒有舉辦過此類考試，已如註 38 所說明。然而，根據 1934 年的統計結果，當時臺灣 1,102 名開業醫師中，有 41 名醫師確實透過考試而取得醫師資格，不過全是內地人。參見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の衛生（昭和 10 年版）》（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衛生課，1935），頁 61。鑑於當時日本內地對於尚未獲得文部大臣認定之醫學校畢業者，經過考試給予醫師資格，這 41 人應是在日本內地經考試而取得資格，並非在臺灣取得醫師資格。厚生省醫務局編，《医制百年史》（東京：ぎょうせい，1976），頁 71-75。

<sup>47</sup> 〈限地開業醫師免許者〉，《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 4 月 3 日，第 7 版。當時申請參加「限地開業醫師試驗」所需要的資料及辦法，參見石橋省吾，〈質疑應答：刑事法問答〉，《臺灣警察時報》167（1930

檻也絕對不低。<sup>48</sup> 例如，1931年與林元象一起應考的83名考生中，一併通過學說試驗與實地試驗並獲得資格者只有18名。而且報考人數逐年增加，錄取率一向低於百分之二十以下，<sup>49</sup> 就算等到下一次的機會，過關的可能性仍然不大。

值得注意的是，就整個日本帝國的醫師資格設計而言，「限地開業醫」並非臺灣獨有的制度。日本內地早自1883年起，以「交通極為僻陬之邊境，並且無法使得具有正式執照的醫師移住至該地」為限，實施「限地開業醫」制度，但1906年以後不再給予新的執照，實際上形同廢止。<sup>50</sup> 而在殖民地臺灣卻持續施行到殖民統治結束為止，朝鮮也自日本統治開始的1910年起一直維持此一制度。<sup>51</sup> 換言之，未曾受過正式醫學教育的林元象，若考慮利用限地開業醫制度獲得行醫資格，不只臺灣，朝鮮也有同樣的機會。再者，朝鮮不同於臺灣，幾乎每年舉行「朝鮮醫師試驗」，藉此產出正式資格的醫師。<sup>52</sup>

對林元象而言，若在朝鮮，他不僅可報考限地開業醫，還可以嘗試成為正式醫師的關卡——「朝鮮醫師試驗」。至於朝鮮相關醫藥業的考試消息，林元象透過《臺灣日日新報》的即時報導不難得知。<sup>53</sup> 或許因為被其所吸引，他並沒有留在臺灣等待下一次考試，而是在1932年直接前往朝鮮，並於1933年順利通過朝鮮總督府的「限地醫業免許（執照）」考試，<sup>54</sup> 同年被配置於朝鮮清州。<sup>55</sup> 此後直到1945年殖民統治結束為止，他依據朝鮮總督府的規定，定期更新執照，持

年10月），頁29-30。「學說試驗」的歷年考題，參見〈臺灣乙種醫師試驗問題集（大正七年—昭和十五年）〉，收於陳萬，《臺灣醫師試驗問題集》，頁1-12。

<sup>48</sup> 〈支部通信〉，《臺灣刑務月報》3:5（1937年5月），頁25。

<sup>49</sup> 例如，1925年報考人數為34名，學說試驗合格者18名，實地試驗合格者9名；1927年報考人數為68名，最後合格者12名；1930年共有90名報考者，其中通過學術合格者25名，最後有17名通過實地試驗。〈限地開業醫 試驗合格者〉，《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12月15日，夕刊第2版；〈限地開業醫試驗受驗者六十八名〉，《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11月29日，夕刊第1版；〈限地醫合格者〉，《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1月16日，第1版；〈限地醫合格者〉，《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1月21日，第2版。厚生省醫務局編，《医制百年史》，頁69。

<sup>51</sup> 朝鮮總督府醫務總監部衛生課編，《朝鮮衛生法規類集》（京城：出版者不詳，1917），頁79-81、88；白石保成，《朝鮮衛生要義》（京城：出版者不詳，1918），頁51；朝鮮總督府編，《朝鮮衛生要覽》（京城：朝鮮總督府，1929），頁31-33。該制度在朝鮮的正式名稱為「限地醫業免許」，與臺灣不完全相同，但實際施行辦法幾乎一樣。另外，在朝鮮也常出現「限地醫」的通稱。

<sup>52</sup> 李興基，〈近代韓國醫師階層的形成過程（1885-1945）〉（首爾：國立서울大學校大學院國史學科博士論文，2010），頁120-136。

<sup>53</sup> 1923年以後，《臺灣日日新報》幾乎每年都會刊登「朝鮮醫師試驗」的時間與地點公告。

<sup>54</sup> 〈限地醫業免許〉，《朝鮮總督府官報》1841（1933年3月1日），頁8。

<sup>55</sup> 〈限地醫師配置（清州）〉，《東亞日報》，1933年2月14日，第3版。

續在朝鮮清州擔任限地醫。<sup>56</sup>

姑且不論林元象在朝鮮期間是否有時間到京城帝大醫學部聽課，<sup>57</sup> 並且這又與他返臺後再取得臺灣的開業資格之間有無關係，至少我們由此可確認，1930年代憧憬於杏林之路的臺灣青年，將朝鮮也納入考量，處處尋找散在帝國中的各種機會。當然，吸引更多臺灣青年的，應該並非取得僅限於朝鮮內部分僻地的限地醫資格，而是按照上述〈臺灣醫師令〉中「獲得內務大臣認可的醫師執照者，〔中略〕得獲得醫師資格」的規定，先在朝鮮考入由內務大臣認可的醫學校，與畢業同時獲得內務大臣認可的醫師執照，成為在臺灣也具有行醫資格的醫師。

#### 四、到朝鮮學醫：26名醫師的醫學專門學校升學經驗

戰後臺灣各類醫療相關組織的名簿中，可發現近 30 名的醫師宣稱日治時期獲得「朝鮮醫學士」的學歷（表三），惟部分學歷真實性待查，已如前述。經過與其他資料相互核對，如《朝鮮總督府官報》及其他報章中的各學校入學考試榜單及畢業生名單、各學校每年出版的在學生一覽、畢業生等名簿，以及戰後校友會資料，找到確切學籍資料者共有 29 名（參見表五、表六、表七及表八）。細看他們所就讀的學校，可發現除了 3 名就讀於京城帝大醫學部（表八），另有在京城醫專（表五）、平壤醫專（表六）及大邱醫專（表七）求學者。<sup>58</sup> 不同於臺灣僅有由總督府管轄的臺北醫專與臺北帝大醫學部，日治時期的朝鮮除了上述四所學校，尚有光州醫學專門學校、咸興醫學專門學校、私立セブランス聯合醫學專門學校（以下簡稱「セブランス聯合醫專」），以及私立京城女子醫學專門學

<sup>56</sup> 〈限地醫業免許〉，《朝鮮總督府官報》1934（1933年6月22日），頁188；〈限地醫業免許〉，《朝鮮總督府官報》2567（1935年8月2日），頁16；〈限地醫業免許〉，《朝鮮總督府官報》2999（1937年1月16日），頁124；〈限地醫業免許〉，《朝鮮總督府官報》3895（1940年1月18日），頁128；〈限地醫業免許〉，《朝鮮總督府官報》4783（1943年1月14日），頁79。

<sup>57</sup> 當時京城帝大醫學部設有選科生、聽講生及專攻生等制度，因此無法排除林元象利用此一制度參加該校學程的可能性。但是該校一覽僅提供正式學部的學生與專攻生名單，其中並無林元象。京城帝國大學編，《京城帝國大學一覽（昭和11年）》（京城：京城帝國大學，1936），頁51-53。

<sup>58</sup> 根據前述《每日申報》的報導，京城齒科醫學專門學校、京城藥學專門學校等醫療相關科系的專門學校中，亦有臺灣人學生。惟受限於資料，本文以下僅以日治時期到朝鮮就讀醫學校者為討論範圍，牙醫學校或藥學學校等暫且不論。學界目前並無針對此兩所學校的專論，僅在以下兩篇論著中有所著墨：石田純郎，〈韓国近代薬学教育史：日韓併合時代を中心に〉，《薬史学雑誌》43: 2（2008年12月），頁214；辛在義，《近代韓國牙醫學史》（首爾：참은，2004）。

校，總共有八所醫學校。<sup>59</sup> 其中光州醫學專門學校與咸興醫學專門學校幾乎沒有實際運作，<sup>60</sup> 私立京城女子醫學專門學校也僅招收女學生，<sup>61</sup> 皆無法成為臺灣學生升學的考量。惟具有三十年歷史，而且位於首府京城的セブランス聯合醫專，<sup>62</sup> 也沒有臺灣學生前往就讀。那麼，包括京城帝大醫學部在內的這四所學校有何吸引力，讓一批臺灣人千里迢迢到朝鮮就讀呢？又，除解定邦 1 人在 1933 年入學於平壤醫專之外，其他人的入學時間都集中於 1935 年以後。那麼，此時在臺灣或朝鮮究竟有何轉變，使得這些學校以 1935 年為轉捩點，往後連續幾年都能招收到臺灣學生？

在進入討論之前，先簡單回顧當時同時適用於臺灣與朝鮮的近代日本學校制度，即可發現醫學專門學校與帝國大學醫學部，雖然同是以醫學為領域的高等教育機構，學生畢業後也都能直接當醫師，但兩者之間仍有明確區別。首先，依照日本〈大學令〉的規定，無論日本內地或殖民地的考生，就讀大學所需的資格是「畢業於該大學預科者、具有高等學校高等科畢業者、以及由文部大臣認可具有與此同等程度以上學歷者」。<sup>63</sup> 就讀專門學校者，則只要是「中學畢業者、四年以上修業期限的高等女學校畢業者、以及具有同等程度以上的學歷者」。<sup>64</sup> 換言之，當時一位以醫學為志願的考生，中學校畢業後只能申請醫學專門學校。如果升學目標是大學的醫學部，他必須先就讀高等學校，或者提前決定未來想要就讀的大學，並考入其預科。過兩三年畢業後，他方能申請大學的醫學部，包括帝國

<sup>59</sup> 佐藤剛藏，《朝鮮醫育史》（出版地不詳：佐藤先生喜壽祝賀會，1956），頁 2-3；泉孝英，〈外地における日本の医学校〉，頁 4。

<sup>60</sup> 1944 年 4 月，為了解決戰時醫師不足，朝鮮總督府於全羅南道與咸鏡南道分別設立光州醫學專門學校與咸興醫學專門學校。但不久 1945 年 8 月殖民統治結束，即同時廢止，成立時間僅一年餘。泉孝英，〈外地における日本の医学校〉，頁 21。

<sup>61</sup> 參見奇昌德，《韓國近代醫學教育史》，頁 309-330；백운기、김상덕，〈金鏗遠、吉貞姬夫妻為何無法參與京城女子醫學專門學校的創立過程？〉，《延世醫史學》13: 1 (2010 年 9 月)，頁 41-49；이근환，〈1930-1940 年代的醫學教育與醫院設立：以京城女子醫學專門學校為中心〉（首爾：高麗大學校教育大學院碩士論文，2008）。另外，日治時期臺灣並無接受女學生的醫學校，當時臺灣人女醫全是到島外學醫，留學日本內地女子醫學專門學校的臺灣女學生人數達 100 名以上，就讀學校包括東京女子醫學專門學校、帝國女子醫學專門學校、大阪女子高等醫學專門學校等。傅大為，《亞細亞的新身體：性別、醫療、與近代臺灣》（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5），頁 378。但是目前找不到留學朝鮮的臺灣人女醫資料。

<sup>62</sup> 奇昌德，《韓國近代醫學教育史》，頁 177-217；朴滢雨，《セブランス與韓國醫療的黎明》（首爾：青年醫師，2006）；朴滢雨，《韓國近代西洋醫學教育史》（首爾：青年醫師，2008）。

<sup>63</sup> 国立教育研究所編，《日本近代教育百年史·第五卷：学校教育三》（東京：国立教育研究所，1974），頁 324。

<sup>64</sup> 天野郁夫，《增補試験の社会史：近代日本の試験・教育・社会》（東京：平凡社，2007），頁 266。

大學，抑或直接升學至其預科所屬的大學之醫學部。由此可知，雖然同樣就讀醫學校，但是醫學專門學校的「生徒」與大學醫學部的「學生」之間，很可能早在初等教育階段就有不同的教育經驗與養成過程，<sup>65</sup> 儘管當時尚有不少醫學專門學校畢業者進一步到大學醫學部繼續深造。有鑑於兩種不同等級的醫學校所要求的不同升學管道，本文以下將針對上述幾所醫學校，依照專門學校與大學二個系統，分別進行討論其能吸引臺灣學生的必要條件為何。

### （一）在臺灣內外各處尋找醫學專門學校

無論是朝鮮或是臺灣，隨著殖民統治的長期化，醫師成為殖民地青年心目中的理想職業，已如前述。空前的醫學學習熱，使得臺灣獨一無二的醫學專門學校——臺北醫專的錄取率一路走低，到 1930 年代前半僅在 12-15% 左右。<sup>66</sup> 再加上該校學生中日本人的比例在昭和年間大幅提升，<sup>67</sup> 這也表示臺灣人要成為臺北醫專的學生越來越困難。相較之下，當時在日本內地有日本大學專門部醫學科、東京醫學專門學校、九州醫學專門學校、岩手醫學專門學校、昭和醫學專門學校及帝國女子醫學專門學校等，至少有六所醫學專門學校，<sup>68</sup> 對於一名以醫學系為升學志願的臺灣中學生而言，與其孤注一擲於每年只錄取 20-40 名臺灣人的臺北醫專，不如考慮到內地報考其他醫專。實際上自 1930 年以後，到日本就讀醫學專門學校的臺灣學生人數暴增（表四）。以 1933 年為例，臺北醫專的 297 名學生中，

<sup>65</sup> 泉新一郎口述、所澤潤聽取・解說・註，〈聽取り調査：外地の進学体験——台北師範付属小から台北高校、台北帝大を経て内地の帝大に編入〉（東京：平成 2 年度〔1990〕文部省科学研究費補助金〔一般研究 C〕〔課題番号 01510140〕研究成果報告書「入学試験の制度及び試験問題の分析に基づく近代日本の学力の歴史的研究」，1993）；陳清桂口述、所澤潤編集，〈聽取り調査：外地の進学体験（VI）——台南州の農村から長老教中学，内地の荏原中学校を経て，日本歯科医学専門学校及び東京医学歯学専門学校医学科を卒業（付・Vまでの補遺）〉，《群馬大学教育学部紀要：人文・社会科学編》48（1999），頁 127-166。

<sup>66</sup> 臺北醫專的學生錄取率，1926 年為 17%，1927 年為 23%，1928 年為 19%，1929 年 18%，1930 年 13%，1931 年為 15%，1932 年 12%，1933 年為 12%。參見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編，《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一覽（昭和 8 年）》（臺北：該校，1933），頁 110-120。對於此，有些研究者質疑該校可能有定日本人保障名額。顏裕庭，《臺灣醫學教育的軌跡與走向》（臺北：藝軒圖書文具有限公司，1998），頁 78。但目前尚無相關資料佐證。

<sup>67</sup>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頁 97-98。

<sup>68</sup> 聯合府市政通信社編，《全国学校教育施設総覧》（東京：該社，1933），頁 20-42。此外，尚有東京高等齒科醫學校、東京齒科醫學專門學校、日本齒科醫學專門學校、日本齒科大學專門部、大阪齒科專門學校，以及九州齒科醫學專門學校等六所齒科醫學專門學校。另外，「帝國女子醫學專門學校」只收女學生。從臺灣省醫師公會編，《中華民國 55 年臺灣省醫師公會所屬各縣市局醫師公會會員名冊》中，亦可確認臺灣人學生曾經就讀於該校。

表四 就讀日本內地醫學專門學校的臺灣學生人數

年度	就讀公立醫專者	就讀私立醫專者	總人數
1930	1	23	24
1931	—	171	171
1932	2	205	207
1933	3	188	191
1934	5	263	268
1935	7	314	321
1936	7	385	392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編，《昭和5年度臺灣總督府學事第29年報》（臺北：該局，1933），頁55；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編，《昭和6年度臺灣總督府學事第30年報》（臺北：該局，1933），頁58；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編，《昭和7年度臺灣總督府學事第31年報》（臺北：該局，1934），頁60；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編，《昭和8年度臺灣總督府學事第32年報》（臺北：該局，1935），頁46；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編，《昭和9年度臺灣總督府學事第33年報》（臺北：該局，1936），頁46；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編，《昭和10年度臺灣總督府學事第34年報》（臺北：該局，1937），頁46；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編，《昭和11年度臺灣總督府學事第35年報》（臺北：該局，1938），頁46。

149名為臺灣人，<sup>69</sup>而同年到日本內地就讀醫學專門學校的臺灣學生則有191名（表四）。<sup>70</sup>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日本內地的醫學專門學校只剩下私立學校，<sup>71</sup>學費負擔之沉重，當然無法與官立的臺北醫專相提並論。例如，當時1名臺灣學生到東京醫學專門學校讀書，光是繳納給學校的費用，包括「學費150圓、校友會費10圓、軍教費5圓、前期畢業考試費20圓、後期畢業考試費30圓、參考書錢60圓等」，每年花費估計將近300圓。相較之下，就讀臺北醫專所需的學費僅是60圓，加上校友會費13圓、校友會入會費6圓、實習費23圓等，一年只需100圓左右，不到東京醫學專門學校的一半。如果這位學生是臺北出身，還不必另外花食宿費用。<sup>72</sup>赴內地學醫的經濟負擔，由此可見一斑。

<sup>69</sup> 其詳細內容為四年級36名；三年級43名；二年級30名；一年級40名。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編，《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一覽（昭和8年）》，頁83-86。

<sup>70</sup> 日治時期臺灣人到日本內地學醫的情形，另參見卞鳳奎，《日治時期臺灣留學日本醫師之探討》（臺北：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1）。

<sup>71</sup> 日本根據1918年發布的〈大學令〉，官立醫學專門學校幾乎都升格為大學，包括岡山醫學專門學校、新潟醫學專門學校、金澤醫學專門學校、長崎醫學專門學校、千葉醫科專門學校、熊本醫學專門學校等官立醫學專門學校、京都府立醫學專門學校等公立醫學專門學校。參見天野郁夫，《旧制專門學校論》（東京：玉川大學出版部，1993），頁26、167。

<sup>72</sup> 在當時日本的醫學專門學校裡面，東京醫學專門學校的收費水準還算低廉。例如，以一年的學費來比較，九州醫學專門學校與岩手醫學專門學校需要200圓，昭和醫學專門學校則是250圓。參見歐文社指導部編，《全國高等專門學校大學預科昭和10年入學試驗問題詳解附入學試驗要項競爭率一覽》（東京：歐文社出版部，1935），頁65-66。

有趣的是，當時臺灣的考生並非僅知道日本內地與臺灣的情況。根據多數口述訪問及回憶錄，<sup>73</sup> 當時中學校畢業學歷的考生取得升學情報的主要來源，包括旺文社所出版的各類參考書、函授雜誌以及工具書等。<sup>74</sup> 從這些升學工具書中，仍可發現有一所醫學校的學費比臺北醫專還便宜，一年學費不過 50 圓——亦即官立朝鮮總督府京城醫學專門學校。不僅如此，另一所同在朝鮮的公立醫學校——大邱醫專的一年學費，雖然沒有京城醫專或臺北醫專等官立醫學專門學校低廉，但仍不到昭和醫學專門學校學費的一半，僅需 120 圓。<sup>75</sup>

當然，學費並不是決定升學唯一的考量，學校的排名、聲譽、地理位置、畢業生的就業率、前年度的錄取率及錄取最低分數等，都是學生考量的重要因素。然而，若思及當時醫師這個行業為何吸引殖民地臺灣青年們，那麼，比任何條件都來得重要的，可能是「畢業後有無資格當醫師」以及「畢業後能當什麼樣的醫師」。如果醫學校無法保障畢業生取得適當的醫師資格，就算學費再低廉，也無法吸引學生就讀。上述升學工具書對於此一疑問所提供的答案是，大邱醫專為「有特別優待，畢業生免考試即可開業（全日本國內）」；至於京城醫專，除了「無論朝鮮或內地，都有資格開業」的說明之外，還特別強調「畢業生獲得京城醫專醫學士的稱呼，與內地的醫學專門學校畢業者無異」。<sup>76</sup> 那麼，這些說明對於臺灣學生而言，究竟意味著什麼呢？當時上述幾所朝鮮醫學專門學校的畢業生，究竟有沒有資格到臺灣開業？

<sup>73</sup> 徐聖凱，〈日治時期臺北高等學校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頁 109-110；1938 年畢業於臺中第一中學校的林垂凱先生之回顧錄，參見林垂凱，〈第 20 期林垂凱校友之回憶〉，下載日期：2011 年 8 月 20 日，網址：[www.tcfsh.tc.edu.tw/gallery/term\\_20.html](http://www.tcfsh.tc.edu.tw/gallery/term_20.html)。

<sup>74</sup> 船寄俊雄、菅原亮芳，〈「受験と学生」：1918 年～30 年の高等教育受験情報〉，收於菅原亮芳編，〈受験・進学・学校：近代日本教育雑誌にみる情報の研究〉（東京：学文社，2008），頁 47-79；寺崎昌男、淺沼薫奈，〈「蛍雪時代」：戰中戰後の高等教育志願者にもたらされた教育情報〉，收於菅原亮芳編，〈受験・進学・学校：近代日本教育雑誌にみる情報の研究〉，頁 80-106。

<sup>75</sup> 歐文社指導部編，〈全國高等學校專門學校大學預科昭和 10 年入學試驗問題詳解附入學試驗要項競爭率一覽〉，頁 66-67。另外，這一年的版本中並沒有收入平壤醫專的資訊，但是隔年的版本顯示，平壤醫專學費等的一切規定都比照大邱醫專辦理。而其他醫學專門學校的升學資訊，大致上與前年度一致，由此可推知平壤醫專的學費水準。歐文社指導部編，〈昭和 10 年度全國高等學校專門學校大學預科入學試驗問題詳解附入學試驗要項競爭率一覽〉（東京：歐文社出版部，1936），頁 67。

<sup>76</sup> 歐文社指導部編，〈全國高等學校專門學校大學預科昭和 10 年入學試驗問題詳解附入學試驗要項競爭率一覽〉，頁 66-67。

## (二) 官立京城醫學專門學校及 私立セブランス聯合醫學專門學校

1930 年代初，在京城除了京城帝大醫學部，尚有官立朝鮮總督府京城醫學專門學校及私立セブランス聯合醫學專門學校兩所醫學專門學校。京城醫專前身為 1899 年由大韓帝國政府所創辦的「醫學校」，日本殖民統治開始後，1910 年 10 月改為「朝鮮總督府醫學講習所」，專收朝鮮人實施醫學教學。另外，大韓帝國時期由傳教士所設立的セブランス醫院附帶實施的醫學教育，1913 年正式改為「私立世富蘭偲醫學校」，亦僅招收朝鮮人，亦即セブランス聯合醫專之前身。依據 1916 年朝鮮總督府頒布的〈朝鮮總督府專門學校官制〉，兩所醫學校皆升格，分別更名為「官立朝鮮總督府京城醫學專門學校」及「私立セブランス聯合醫學專門學校」。然而，兩者之間的差異卻在此後逐漸擴大。以升格為契機，京城醫專不僅開始招收日本人學生，其畢業生所取得的醫師資格也與過去有所不同。<sup>77</sup>

如前述，1906 年日本內地公布〈醫師法〉，1916 年臺灣也以〈臺灣醫師令〉重新規定臺灣的醫師資格。朝鮮總督府早於臺灣，於 1913 年以府令第 100 號發布〈朝鮮醫師規則〉，<sup>78</sup> 其中第一條規定的醫師資格與前述〈臺灣醫師令〉第二條幾乎相同：

第一條 欲成為醫師者，必須符合以下資格，方能取得朝鮮總督的許可。

一、符合〈醫師法〉第一條第一項及第一條第二項規定者，或通過醫術開業試驗者。

二、畢業於朝鮮總督所指定的醫學校者。

三、通過朝鮮總督所規定的醫師試驗者。

四、畢業於國外的醫學校後、取得國外的醫師執照之帝國臣民，並且由總督認為適合從事醫業者。

五、持有朝鮮總督所指定的外國國籍，並且具有該國執照者。

內務大臣認可的醫師執照者，或具有醫術開業許可者，則依據本令被視為具有醫師資格者。

<sup>77</sup> 佐藤剛藏，《朝鮮醫育史》，頁 65-68。當然這也與是否招收日本人學生密切相關。

<sup>78</sup> 〈朝鮮總督府令第百號醫師規則佐ノ通定ム〉，《朝鮮總督府官報》389 (1913 年 11 月 15 日)，頁 139-140。

由此可見，日本對於兩個殖民地不僅制定相同的醫師資格規則，且規定日本內地由內務大臣所發給的醫師執照，在兩地具有同樣效力，藉此確定帝國版圖中各地所發給的醫師執照之間的位階關係——亦即內地醫師執照對臺灣或朝鮮的執照而言，具有優越地位。

問題是，當時依據第二項規定由朝鮮總督認可的學校，僅有當時的朝鮮總督府醫學講習所——亦即京城醫專的前身，私立世富蘭德醫學校並不在內。<sup>79</sup> 換言之，同樣就讀醫學校，朝鮮總督府醫學講習所學生畢業即可取得醫師資格，私立世富蘭德醫學校的學生畢業後必須另外通過考試——亦即前述的「朝鮮醫師試驗」，才能取得醫師資格。<sup>80</sup> 1916年〈朝鮮總督府專門學校官制〉發布後，兩所學校皆升格為醫學專門學校，卻並未因此改善兩校畢業生的差別待遇，甚至在1923年セブランス聯合醫專終於爭取免考試即可取得執照的權利以後，<sup>81</sup> 兩者之間仍存在著明顯落差。因為同年，朝鮮總督府再次拉高京城醫專的地位，認可其畢業生具有「醫師法第一條上的資格」——亦即畢業後即可取得日本內務大臣所認可的醫師資格，<sup>82</sup> 持續確認京城醫專及其畢業生的優越地位。

換言之，上述升學工具書宣稱「無論是朝鮮或內地，都有資格開業」，<sup>83</sup> 並非空喊口號。不論是日本人或朝鮮人——當然還包括臺灣人，只要1923年以後畢業於京城醫專，不僅在朝鮮與內地都被認可為具有醫師資格，還可以到臺灣開業。也就是說對於臺灣人而言，按照上述〈臺灣醫師令〉之「獲得內務大臣認可的醫師執照者，得取得醫師資格」規定，他們在京城醫專畢業後，也可以回臺灣開業。實際上，1935年起到京城醫專學醫的12名臺灣人（表五），雖然拿到的是「京城醫學士」的畢業證書，但這足以使他們日後在日本或臺灣都有資格當醫師。

<sup>79</sup> 〈朝鮮總督府告示第六三號醫師規則依指定醫學校〉，《朝鮮總督府官報》479（1914年3月7日），頁87。

<sup>80</sup> 朴潤裁，《韓國近代醫學的起源》（首爾：慧眼，2005），頁285。

<sup>81</sup> 〈朝鮮總督府告示第三十四號醫師規則第一條第一項第二號二依り左ノ醫學校ヲ指定ス〉，《朝鮮總督府官報》3160（1923年2月24日），頁247。

<sup>82</sup> 《京城醫學專門學校一覽（昭和2年）》（出版資訊不詳），頁7-8。

<sup>83</sup> 歐文社指導部編，《全國高等學校專門學校大學預科昭和10年入學試驗問題詳解附入學試驗要項競爭率一覽》，頁66-67。

表五 京城醫學專門學校 12 名臺灣校友名單

姓名	出生年度	入學年度	畢業年度	戰後動向
楊獻登	1915	1935①	1939⑤⑪⑲⑳	1976 年長崎縣⑱，1990 年沖繩縣㉑，1992 年以後杳無音信㉒
徐玉田 (東海光輝)	1914	1936②⑧	1940⑥⑬⑲⑳	戰後居住於千葉縣⑱⑳㉑
廖述演 (吉田正一)	1918	1936②⑧	1940⑥⑬⑲⑳	1976 年以吉田正一的日本名，在千葉縣開東部診療所⑱，1990 年遷至中國㉑
楊成堃	1915	1937③⑨	1941⑦⑮⑲	1976 年當時於屏東市開楊醫院㉒，1990 年遷至宮崎縣服務於小林保養院㉑，1999 年於宮崎縣㉒
許良琴	1918	1937③⑨	1941⑦⑮⑲	戰後於雲林縣開健生醫院⑱㉑
蔡文彬 (神岡彬夫)	1916	1938④⑩	1942⑯ 1941⑲⑳	1976 年當時於臺北市開蔡文彬小兒科醫院⑱ 1981 年去世㉑㉒
陳恬淳	1917	1938④⑩	1942⑯1941⑲⑳	1976 年當時於臺南縣開相信醫院⑱，於美國去世㉑
謝家祥	1914	1939⑤⑫	1942⑰⑲⑳	戰後於臺南市開復生醫院⑱㉑㉒
蔡江山 (浦田信雄)	1916	1939⑤⑫	1942⑰⑲⑳	戰後於嘉義市開蔡江山外科醫院⑱㉑㉒
楊子津	1919	1939⑤⑫	1942⑰⑲⑳	1976 年當時於岩手縣服務於縣立藤澤診療所⑱，1980 年過世㉑
陳定國		1940⑥⑭	1943⑰	
謝英三	1920		1945⑲⑳	1976 年當時於屏東縣開十仁醫院⑱ 1990 年遷至 Broomfield, Colorado USA㉑

資料來源：①《京城醫學專門學校一覽(昭和 10 年)》(出版資訊不詳)；②《京城醫學專門學校一覽(昭和 11 年)》(出版資訊不詳)；③《京城醫學專門學校一覽(昭和 12 年)》(京城：京城醫學專門學校，1937)；④《京城醫學專門學校一覽(昭和 13 年)》(京城：京城醫學專門學校，1938)；⑤《京城醫學專門學校一覽(昭和 14 年)》(京城：京城醫學專門學校，1939)；⑥《京城醫學專門學校一覽(昭和 15 年)》(京城：京城醫學專門學校，1940)；⑦《京城醫學專門學校一覽(昭和 16 年)》(京城：京城醫學專門學校，1941)；⑧〈入學試驗合格者〉，《朝鮮總督府官報》2766(1936 年 4 月 6 日)，頁 57；⑨〈入學試驗合格者〉，《朝鮮總督府官報》3071(1937 年 4 月 13 日)，頁 136；⑩〈本年度京城醫學專門學校入學選拔試驗二合格セシ者左ノ如シ〉，《朝鮮總督府官報》3378(1938 年 4 月 22 日)，頁 274；⑪〈卒業生〉，《朝鮮總督府官報》3656(1939 年 3 月 30 日)，頁 291；⑫〈入學生〉，《朝鮮總督府官報》3656(1939 年 3 月 30 日)，頁 291；⑬〈卒業生〉，《朝鮮總督府官報》3956(1940 年 3 月 30 日)，頁 306；⑭〈入學生〉，《朝鮮總督府官報》3957(1940 年 4 月 1 日)，頁 6；⑮〈卒業生〉，《朝鮮總督府官報》4261(1941 年 4 月 9 日)，頁 81；⑯〈卒業生〉，《朝鮮總督府官報》4483(1942 年 1 月 9 日)，頁 30；⑰〈卒業生〉，《朝鮮總督府官報》4703(1942 年 9 月 30 日)，頁 200；⑱〈卒業生〉，《朝鮮總督府官報》4999(1943 年 9 月 29 日)，頁 219；⑲有鄰會編，《有鄰會名簿(昭和 51 年 9 月)》(東京：京城醫學專門學校同窗會，1976)，頁 56、58、67、112；⑳高尾茂編，《有鄰會名簿(1992 年改訂永久保存版)》(名古屋：京城醫學專門學校同窗會，1992)，頁 91、93、95、100、107、112、131、213；㉑昭十二會編，《馬頭丘：京城医学專門学校昭和十二年卒業五十周年記念誌》(濱松：昭十二會，1990)，頁 748；㉒서울大學校醫科大學同窗會編，《2010 年會員名簿》(首爾：서울大學校醫科大學同窗會，2009)，頁 86、88、92、94、100。

- 說明：1. 京城醫專每年刊行的《京城醫學專門學校一覽》，提供當年度學生名單及各屆畢業生名單，也註明每一人的出身地，可謂是可信度最高的一手資料。除此之外，也可參考《朝鮮總督府官報》上的錄取名單及畢業生名單。惟在 1942 年以後，《京城醫學專門學校一覽》不再刊行，《朝鮮總督府官報》上的名單未註明出身地，再加上臺灣學生受改姓名運動影響，自 1940 年起多半使用日本名，因此僅以官方及校方資料，無法確認 1942 年以後的臺灣學生名單。從上述兩種資料來看，確定為臺灣籍的學生有 11 名。
2. 該校的校友會「有鄰會」，戰後仍維持運作，留有兩份會員名簿及紀念文集，其中特別整理出 11 名「臺灣同窗生」名單。雖然兩份資料的人數一致，內容卻有所差異。《京城醫學專門學校一覽（昭和 15 年）》中註明為臺灣籍的陳定國，確實畢業於該校，但並沒有記載於有鄰會的資料中；有鄰會登錄的謝英三，或因官方及校方資料以日本名記錄，無從尋獲。
3. 表中 4 名之所以附日本名，有兩種不同情形。徐玉田與廖述演戰後於日本開業，其日本名也於戰後開始使用；蔡文彬與蔡江山則是在戰前改姓名運動取得日本名。
4. 表中的出生年度，基本上以臺灣省醫師公會編，《中華民國 55 年臺灣省醫師公會所屬各縣市局醫師公會會員名冊》為準。

1934 年 4 月，セブランス聯合醫專獲得內務大臣的認可，<sup>84</sup> 該校終於得以弭平與京城醫專之間關於畢業生的醫師資格的落差，但是，這並沒有直接成為吸引日本人學生前來就讀該校的起點。雖然セブランス聯合醫專實際上只有朝鮮人學生，但這並不代表校方明文禁止朝鮮人之外的學生入學，該校申請入學資格規定中也並無關於學生出身地的規定。<sup>85</sup> 根據函授雜誌中的解釋，由於絕大多數的教師為傳教士或朝鮮人，因此就讀該校需要具備相當程度的英文與朝鮮文能力，然而得以滿足此一語言條件者，大致上只有朝鮮人，日本人則敬而遠之。<sup>86</sup> 日本人都難以克服朝鮮文及英文的語言門檻，何況是連日文也不是母語的臺灣人？不僅如此，該校獲得內務大臣認可一事——亦即其畢業生除了朝鮮之外，在臺灣或內地也可以行醫的新聞，朝鮮之外的考生並不知道。就算這個訊息沒有被刻意刪除，但是以朝鮮人為主要學生來源的該校，未能特別吸引升學參考書的編輯者，導致在 1934 年以後仍僅以「有醫師資格」說明該校畢業生所取得的醫師執照內容。<sup>87</sup> 無論是日本人或臺灣人考生，若僅以這類升學參考書為消息來源，實際上無法進一步確認畢業於セブランス聯合醫專以後，是否能在朝鮮以外開業。

<sup>84</sup> セブランス聯合醫學專門學校編，《セブランス聯合醫學專門學校一覽（昭和 9 年）》（京城：該校，1934），頁 19-20。

<sup>85</sup> セブランス聯合醫學專門學校編，《セブランス聯合醫學專門學校一覽（昭和 9 年）》，頁 34-35。

<sup>86</sup> 長谷川弘，〈全國醫專内容及出題傾向を語る〉，《受験旬報》6: 12（1936 年 7 月），頁 80-83。

<sup>87</sup> 歐文社指導部編，《全國高等學校專門學校大學預科昭和 10 年入學試驗問題詳解附入學試驗要項競爭率一覽》，頁 67。

那麼，1930年代才加入醫學專門學校之列的學校——平壤醫專及大邱醫專，其畢業生則取得何種醫師資格呢？兩所學校並非「官立」學校，也不是「私立」學校，而是由地方官廳所管理之「公立」學校。前往朝鮮就讀此兩所學校的14名臺灣人校友（表六、表七），是否獲得與京城醫專畢業者同等的醫師資格？

### （三）平壤醫學專門學校及大邱醫學專門學校

到了1920年代，醫學校不僅在臺灣受到熱烈歡迎，在朝鮮的人氣也開始狂飆，導致就讀醫學專門學校的門檻一再拉高。<sup>88</sup>不同的是，醫學教育機會的供給與學生需求間呈現嚴重失衡，在臺灣導致臺灣學生紛紛外流日本，在朝鮮則是地方人士發起醫專設立運動。<sup>89</sup>

大邱與平壤的地位雖然無法與京城相提並論，仍為代表朝鮮半島南部與北部的大城市，因此在殖民統治前，日本人醫療團體「同仁會」即以兩地為據點，進行不少醫療活動，使得兩地日後在醫學教育上成為有力的競爭者。<sup>90</sup>1923年4月，朝鮮總督府同時核准大邱與平壤各成立一所醫學講習所——亦即大邱醫學講習所與平壤醫學講習所，兼收日本人與朝鮮人學生。<sup>91</sup>但是二年制的醫學講習所無法滿足朝鮮人的要求。自1926年起，大邱與平壤皆再度出現「醫專升格運動」，<sup>92</sup>除了多次要求總督府批准各自的醫學講習所升格為醫學專門學校之外，也投入民間

<sup>88</sup> 金麟聖，〈平醫學窗時節回顧〉，頁270-279。

<sup>89</sup> 戰前到日本內地醫學校留學的朝鮮人僅有379名，平均每年僅有10名左右。奇昌德，《韓國近代醫學教育史》，頁333-363。

<sup>90</sup> 奇昌德，《韓國近代醫學教育史》，頁260-269、286-289。

<sup>91</sup> 《平壤醫學專門學校一覽（昭和9年）》（出版資料不詳），頁1-2；《大邱醫學專門學校沿革摘要》（出版資料不詳），無頁碼。

<sup>92</sup> 大邱方面，參見〈大邱醫專校急速設置運動，有志協議會決議〉，《東亞日報》，1926年7月1日，第4版；〈十萬圓寄附醫專設置運動，大邱府公職者大會決〉，《東亞日報》，1926年7月23日，第4版；〈醫專運動具體化，寄附金募集策討議〉，《東亞日報》，1927年9月9日，第4版；〈豫算編成終了，總督府妥協，道の兩氏再昨日上京，大邱醫專成否不日間決定〉，《東亞日報》，1927年11月11日，第4版；〈夏期休暇利用하야必死的昇格運動：기성회조직코기부금모집작수：大邱醫學講習所生徒總動〉，《每日申報》，1932年7月12日，第7版等。至於平壤方面，參見〈平壤醫專運動：當地有力者들이陳情：平井學務課長談〉，《東亞日報》，1926年5月29日，第4版；〈平南道醫專設立問題：青木知事入京의主要한用務〉，《中外日報》，1926年12月20日，第4版；〈平壤醫專名年度實現：充分한計劃이成立：青木平南道知事談〉，《中外日報》，1927年8月22日，第4版；〈醫學講習所新築：昇格運動準備：平壤醫學專門學校設置問題〉，《東亞日報》，1928年1月16日，第4版；〈平壤醫講昇格問題起春시에實現：大邱의提携를鞏固히하야各方面에猛烈運動〉，《每日申報》，1932年10月14日，第5版等。

資金來建造醫院及校舍，以利說服總督府。<sup>93</sup> 到 1933 年，長達六年的努力終於開花結果，同年 3 月朝鮮總督府公布兩地的醫學講習所一併升格為公立醫學專門學校，大邱醫專與平壤醫專正式成立。<sup>94</sup>

此一由地方民眾與官廳推動，向總督府進行的「醫專升格運動」之目的，不僅是為了地方發展，也是為了讓該校畢業生取得與當時朝鮮唯一的官立醫學專門學校——京城醫專同等的權利——亦即畢業後免試即可取得包含內地開業權的醫師資格。<sup>95</sup> 在升格之前的 1930 年 3 月，兩所學校同時獲朝鮮總督府認可，成為「依據醫師規則第一條第一項第二號的醫學校」，其畢業生已經獲得無需考試取得「朝鮮醫師免許（執照）」。<sup>96</sup> 問題是，兩所學校雖非總督府開辦的學校，仍是其所屬地方官廳直接成立的公立學校，學生也不限於朝鮮人，也有日本人前來就讀，因此僅限於朝鮮為範圍開業之無考試取得執照的決定，仍無法滿足校方的期望。他們真正所要求的是由內務大臣認可無考試取得內地醫師執照的資格。<sup>97</sup> 幸而升格不久，總督府透過與內務省之間的多次協議，宣布自 1935 年起確定兩所醫學專門學校的學生畢業時不需考試即授予內地醫師執照。<sup>98</sup>

問題是預定於 1933 年與 1934 年畢業學生的資格認定。由於兩所的升格時間在 1933 年 3 月，因此預定 1933 年 3 月畢業的學生們，名義上雖然是大邱醫專與平壤醫專的第一屆畢業生，實際上並沒有受過符合醫學專門學校課程標準的教育，因此總督府的方針是不給予內地醫師執照。此一消息傳開，立刻引起以日本人學

<sup>93</sup> 〈懸案の大邱醫專堂堂舎新築官有地讓受外合하면三十萬圓以上内容充實受驗生激増豫想〉，《每日申報》，1931 年 2 月 5 日，第 3 版；〈大邱醫專設置期成會幹事會開催：基地代々鮮南銀行에서借入工事即日開始키로〉，《每日申報》，1931 年 6 月 4 日，第 3 版；〈大邱醫專期成會寄金成績〉，《每日申報》，1931 年 7 月 23 日，第 3 版；〈懸案의平壤醫專校舍等準備繼續：今春에認可實現?〉，《東亞日報》1929 年 1 月 18 日，第 4 版。

<sup>94</sup> 〈朝鮮總督府告示第七十六號 公立私立專門學校規程ニ依リ佐記醫學專門學校ヲ設立シ昭和八年三月八日ヨリ開校ノ件昭和八年三月六日附認可セリ〉，《朝鮮總督府官報》1847（1933 年 3 月 8 日），頁 69；〈昇格：勅令으로發表：평양과대구에의전교출현：六日附의官報로〉，《東亞日報》，1933 年 3 月 7 日，第 2 版；〈大邱醫講昇格〉，《每日申報》，1933 年 3 月 9 日，第 4 版。

<sup>95</sup> 秋岩，〈平醫歲時記〉，《平醫同窗會誌：平醫》9（1978 年 10 月），頁 314-327。

<sup>96</sup> 〈朝鮮總督府告示第一一三號醫師規則第一條第一項第二號ノ規定ニ依リ左ノ醫學校ヲ指定ス〉，《朝鮮總督府官報》961（1930 年 3 月 19 日），頁 181；〈朝鮮總督府告示第一一四號醫師規則第一條第一項第二號ノ規定ニ依リ左ノ醫學校ヲ指定ス〉，《朝鮮總督府官報》961（1930 年 3 月 19 日），頁 181。

<sup>97</sup> 不同於由日本內務大臣名義發給的執照，僅取得由朝鮮總督府發給的醫師執照者，無法到日本內地行醫。金麟聖，〈平醫學窗時節回顧〉，頁 270-279。

<sup>98</sup> 《大邱醫學專門學校沿革摘要》，無頁碼；《大邱醫學專門學校概要（昭和 14 年 6 月）》（出版資料不詳），頁 1；金麟聖，〈平醫學窗時節回顧〉，頁 270-279；秋岩，〈平醫歲時記〉，頁 314-327。

生為首的激烈抗議運動，內務省只能以接受日後補習為前提，同年12月宣布這兩屆的畢業生也得以取得內地開業資格。<sup>99</sup>

幸運的是，這批大邱醫專第一屆畢業生廣受各地醫界歡迎，甚至有來自滿洲國的招聘案，全數順利就職。<sup>100</sup> 相較於當時內地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生的就業率一路下降，<sup>101</sup> 如此的消息足以抓住許多考生的心，隔年向兩所醫學專門學校申請的報考人數，飆高到錄取名額的8倍，創下新紀錄。<sup>102</sup> 慕名而來的考生中不乏臺灣人，1934年3月大邱醫專招生，即出現首批來自臺灣的8名報考者，可惜沒有人通過。或許受到8人皆鎩羽而歸的影響，1935年來自臺灣的報考者減少到6人，但是其中1名榮獲入學許可，隔年的1936年臺灣的申請者增加至22名，其中1名被錄取。到1937年，該校683名報考者中，有26名為臺灣人，另有畢業於臺灣中學的3位日本人也來報考。<sup>103</sup>

<sup>99</sup> 為此，內務省甚至派東京大學與京都大學的醫學部教授們到兩地調查。經過半年多的協議，內務省以畢業生到附近的醫學專門學校或醫科大學接受補習課程為條件，終於決定給予第一屆畢業生內地開業資格。〈大邱醫專昇格後卒業生開業問題：醫師免許證予지안어道當局에陳情〉，《每日申報》，1933年8月4日，第4版；〈大邱醫專卒業生免許開業問題：金知事幹旋으로不遠間下附〉，《每日申報》，1933年8月25日，第4版；〈內地開業不許可에平壤醫專生不滿：각요로당국에제출할걸의문：學生大會에서決議〉，《每日申報》，1933年10月18日，第2版；〈開業權制限으로平壤醫專生振起：十六日엔학생대회를개최：卒業生一部도合流？〉，《朝鮮中央日報》，1933年10月18日，第6版；〈大邱平壤醫專調查團의動靜〉，《每日申報》，1933年11月19日，第4版；〈學生代表上京：平壤醫專卒業生들과함께施設時急을要望次（平壤）〉，《東亞日報》，1933年12月22日，第3版；〈卒業生을召集하여講習實施는極難：內容充實費는十萬圓豫定：大竹內務部長談〉，《每日申報》，1933年12月27日，第4版；〈大邱平壤兩醫專：卒業生資格問題〉，《朝鮮中央日報》，1933年11月1日，第3版；〈兩醫專視察次로兩박사가來邱，問題의決定은答辯을迴避〉，《朝鮮中央日報》，1933年11月16日，第4版；〈兩大條件付로日本開業을認可：十萬圓을어設備充實하고三個月補充講習할條件으로：兩醫專問題逐解決：通知바든平南道當局서協議：經費는起債로辦出하여：明年四月까完備〉，《朝鮮中央日報》，1933年12月23日，第4版。根據1935年畢業於平壤醫專的李熙錠之回顧，他畢業當時所取得的，確實是由日本內務大臣名義下的醫師執照。李熙錠，〈醫師免許證〉，《平醫同窗會誌：平醫》8（1977年11月），頁78-80。

<sup>100</sup> 〈大邱醫專卒業生滿洲國에서招聘〉，《每日申報》，1934年1月22日，第4版；〈날라가듯이팔리는大邱醫專의卒業生〉，《每日申報》，1936年1月17日，第2版；〈昭和十年度全國大學・專門學校就職者決定數・就職方面（學生課發表）〉，《受驗旬報》5: 5（1935年5月），頁77；大邱醫專專門學校長山根政治，〈本校入學志願者に與ふ（二）：滿鮮に飛躍せんとする志願者は來れ〉，《受驗旬報》5: 12（1935年7月），頁26-28。另外，當時醫學生的就職介紹也是校務之一，大部分的醫院或單位，經由校方介紹，招聘該校畢業生的方式來招募醫師。

<sup>101</sup> 歐文社受驗相談部，〈黑幕試驗をするので有名：東京醫專の卷〉，《受驗旬報》7: 2（1937年4月），頁27-29。

<sup>102</sup> 〈定員의八倍志願：大邱醫專入學難：朝鮮外의開業도可能한탓〉，《朝鮮中央日報》，1934年3月27日，第4版。

<sup>103</sup> 《大邱醫學專門學校概要（昭和12年6月）》（出版資料不詳），頁12。

表六 平壤醫學專門學校 11 名臺灣校友名單

姓名	出生年度	入學年度	畢業年度
解定邦	1911	1933 <sup>①②③</sup>	1939 <sup>①</sup>
鄧正雄	1916	1936 <sup>④</sup>	
藍日昌	1913	1936 <sup>④</sup>	
林崑智	1916	1936 <sup>④</sup>	
吳鴻澤	1916	1937 <sup>⑤</sup>	
李飛鵬	1911	1937 <sup>⑤</sup>	
黃銀璽	1916	1938 <sup>⑥⑦</sup>	
廖名淵	1918	1939 <sup>⑨</sup>	
蔡美佐（蔡美佐一）	1921	1939 <sup>⑨</sup>	
黃鼎鍾	1918	1939 <sup>⑨</sup>	
黃振芳	1919	1940 <sup>⑩</sup>	

資料來源：①《平壤醫學專門學校一覽（昭和8年）》（出版資訊不詳），頁77；②《平壤醫學專門學校一覽（昭和9年）》，頁89；③〈入學試驗合格者：昭和八年平壤醫學專門學校入學試驗二合格シタル者左ノ如シ〉，《朝鮮總督府官報》1874（1933年4月11日），頁234；④〈入學生：昭和十一年四月十一日平壤醫學專門學校ニ於テ（第八回）入學ヲ許可セル者ノ氏名左ノ如シ〉，《朝鮮總督府官報》2784（1936年4月27日），頁330；⑤〈入學試驗合格者：昭和十二年度平壤醫學專門學校入學試驗二合格セシ者左ノ如シ〉，《朝鮮總督府官報》3081（1937年4月21日），頁273；⑥〈昭和十三年度平壤醫學專門學校入學者選拔試驗合格者左ノ如シ〉，《朝鮮總督府官報》3389（1938年5月7日），頁72；⑦〈깃거은入格通知〉，《每日申報》，1938年3月30日，第2版；⑧〈各校入試合格者〉，《每日申報》，1939年3月30日，第2版；⑨〈各校合格發表：平壤醫學專門〉，《東亞日報》，1939年3月30日，第2版；⑩〈入試合格發表：平壤醫學專門〉，《東亞日報》，1940年3月30日，第2版；⑪〈卒業生：昭和十二年三月十九日平壤醫學專門學校（第五回）ヲ卒業セル者ノ氏名左ノ如シ（五十音順）〉，《朝鮮總督府官報》3066（1937年4月7日），頁62。

說明：1. 平壤醫專似乎也每年刊行《平壤醫學專門學校一覽》，提供每名學生與畢業生的出身地，然而此一校方資料只有1933年及1934年版流傳至今，從中僅能確認1名臺灣學生。此外，《朝鮮總督府官報》、《每日申報》、《東亞日報》等資料中，亦找得到部分年度的錄取名單及畢業生名單，但從中無法得知其出身地。本表中的名單，基本上以臺灣省醫師公會編，《中華民國55年臺灣省醫師公會所屬各縣市局醫師公會會員名冊》及臺灣省醫師公會編，《中華民國64年臺灣省醫師公會所屬各縣市暨臺北市醫師公會會員名冊》中的該校畢業者為對象，與上述報章資料核對而製作；表中的出生年度，也以上述兩冊名簿為準。換言之，除此之外，有可能尚有其他臺灣人學生。

2. 關於該校的同學會，戰前以「杏林會」之名組織校友會。《平壤醫學專門學校一覽（昭和9年）》，頁103-109。「杏林會」在戰後以日本人校友為會員持續活動，亦每年開辦同學會，而且1978年的同學會則在臺灣開辦。裴萬奎，〈在日本七期同窗會記〉，《平醫同窗會誌：平醫》9（1978年10月），頁445-450。但是杏林會有否刊行名錄或其他刊物，目前不得而知。另外，戰後投降至南韓的朝鮮人校友們，另組織「平醫會」，並每年發刊《平醫同窗會誌：平醫》，從中提供韓國國內及日本、美國的朝鮮人校友名單，但是並不另外整理日本人或臺灣人校友的現況。平醫同窗會，〈平醫同窗會會則〉，《平醫同窗會誌：平醫》10（1979年10月），頁352。

表七 大邱醫學專門學校 3 名臺灣校友

姓名	出生年度	入學年度	畢業年度
林胡鎔	1914	—	1940 <sup>③</sup>
江文湧	1916	1936 <sup>①</sup>	1940 <sup>③</sup>
鄭坤樟	1922	1941 <sup>②</sup>	—

資料來源：①〈入學試驗合格者：大邱醫學專門學校昭和十一年度入學試驗合格者左ノ如シ〉，《朝鮮總督府官報》2769（1936年4月9日），頁92；②〈入學生：昭和十六年度大邱醫學專門學校入學試驗合格者左ノ如シ〉，《朝鮮總督府官報》4272（1941年4月22日），頁222；〈卒業生：昭和十四年度大邱醫學專門學校卒業生左ノ如シ〉，《朝鮮總督府官報》3964（1940年4月10日），頁96。

- 說明：1. 不同於京城醫專或平壤醫專，大邱醫專按年刊行的校方資料似乎並非《一覽》，而是《大邱醫學專門學校概要》，目前僅見1937年與1939年版。其刊載內容也與上述兩所學校不同，沒有列出畢業生或在學生的名單，僅提供簡單的統計資料。由此來看，該校自1935年起至1939年間每年錄取1名臺灣學生，前後至少有5名臺灣學生。《大邱醫學專門學校概要（昭和12年6月）》，頁12；《大邱醫學專門學校概要（昭和14年6月）》，頁22。除此之外，《朝鮮總督府官報》與《東亞日報》中可發現1935、1936、1937、1939、1940年的錄取名單，但僅以此仍無法確認誰是臺灣人。經與臺灣省醫師公會編，《中華民國55年臺灣省醫師公會所屬各縣市局醫師公會會員名冊》及臺灣省醫師公會編，《中華民國64年臺灣省醫師公會所屬各縣市暨臺北市醫師公會會員名冊》中的資料對照，可確認臺灣醫師公會中，林胡鎔、江文湧、鄭坤樟3名錄取大邱醫專。
2. 根據該校の後身、慶北大學校醫科大學的校友會，該校只有3名臺灣校友，分別為林胡鎔（1939年畢業）、江文湧（1940年畢業）與鄭坤樟（1944年畢業）。奇昌德，《韓國近代醫學教育史》，頁301。但是該會名簿之「杳無音信」者名單中，除了上述3名臺灣人校友，還有「外國人」校友——亦即非朝鮮人校友名單。雖然該名單一般被視為日本人校友名單，從中仍可看到非日本名的幾名校友，包括嚴啟昌（1939年畢業）、李永隆（1941年畢業）、蔡能寬（1941年畢業）及高好成（1944年畢業）4人，他們有可能是臺灣人，但目前無法確定。慶北大學校醫科大學同窓會編，《會員名簿2003》（大邱：該會，2003），頁25-26、35。如果如同校友會所言，該校僅有3名臺灣校友，再加上其中1名是1940年入學，這意味著校方資料中所顯示的5名臺灣學生中，3名學生並沒有畢業。雖然校方資料中亦可確認該校每年度的錄取人數與四年後的畢業生數之間確實有所差距，但是目前仍無法確認這3名學生的就學情況。
3. 除了上述慶北大學校醫科大學校友會之外，戰後該校的日本人校友在日本另組織「東雲會」，會員基本上僅限日本人及開業於日本的校友。參見〈大邱醫學專門學校同窓會東雲會會則〉，收於公立大邱醫學專門學校同窓會編，《東雲：1990-1991 合併號（附東雲會名簿）》（德山：東雲會本部，1991），無頁碼。但是，其中仍可看到鄭坤樟。參見公立大邱醫學專門學校同窓會編，《東雲：1990-1991 合併號（附東雲會名簿）》，頁40。
4. 本表中的出生年度，採用臺灣省醫師公會編，《中華民國55年臺灣省醫師公會所屬各縣市局醫師公會會員名冊》及臺灣省醫師公會編，《中華民國64年臺灣省醫師公會所屬各縣市暨臺北市醫師公會會員名冊》中的資料。

但是，這類地方性即時訊息究竟如何跨海送到臺灣考生們的手上呢？當時朝鮮幾乎沒有臺灣人居住，二十歲前後的年輕臺灣少年們也自然不會有留在朝鮮的親友。那麼，究竟他們如何得知距臺灣一千五百多公里之遙的一所醫學校正在招生？又，即使知道招生消息後，他們又是如何準備考試並前往該地？

#### (四) 函授雜誌裡的升學情報

在現代日本社會追求學歷的趨勢之下，不少雜誌彙整各大學的即時升學訊息提供給考生，其中由旺文社刊出的《螢雪時代》可謂歷史最悠久、最具代表性的刊物。其實不僅是現在，以升學情報為主要內容的刊物出現在日本，可追溯至明治時代。<sup>104</sup> 上述旺文社的前身——歐文社於 1932 年至 1941 年間刊出的函授雜誌《受験旬報》，即為中學畢業學歷的考生提供各地高等學校、大學預科及專門學校的升學訊息，包括各校新聞、考題、入學考試科目、畢業生的就職率、學費程度、考試地點的交通、住宿介紹、口試注意事項、身體檢驗辦法等，不僅成為當時各地中學生及重考者必備的暢銷書，也是上述《螢雪時代》的前身。<sup>105</sup>

相較於現在《螢雪時代》的銷售對象與雜誌內容都以日本為限，風靡 1930 年代的《受験旬報》當然以日本帝國——包括朝鮮與臺灣等殖民地在內——為行銷範圍。該報所討論的學校之實際地理分布，涵蓋整個日本帝國版圖，訂購的考生也不侷限於日本，南從臺灣北到滿洲，都有忠實讀者，其中不乏各地的臺灣人考生。例如，包括臺中一中或新竹中學的校友們，都曾自述過學生時代與班友們一起訂購《受験旬報》的經驗，<sup>106</sup> 在該報中也能看見不少來自臺灣各地讀者的投書。<sup>107</sup>

該報為了因應考生的需求，在編輯策略上首先將考生們的升學志願分為高校群、工商專群、師範群、大學預科群、醫專群等，再依照此一升學志願區分各所學校。<sup>108</sup> 對於該報的情報抱有高度信心的考生們，一旦決定以醫學專門學校為

<sup>104</sup> 竹內洋，《立志・苦学・出世：受験生の社会史》（東京：講談社，1991），頁 62-68。

<sup>105</sup> 寺崎昌男、淺沼薰奈，〈「螢雪時代」：戰中戰後の高等教育志願者にもたらされた教育情報〉，頁 80-106；竹內洋，《立志・苦学・出世：受験生の社会史》，頁 82-90。歐文社在 1941 年更名為旺文社，同時將其最主要的刊物《受験旬報》改為《螢雪時代》，進行內容與出刊方式上的改革。《受験旬報》以函授雜誌方式出版，《螢雪時代》則是以一般讀者為對象的月刊；內容也從高校、專門學校及大學預科的升學情報，改為大學升學訊息。

<sup>106</sup> 徐聖凱，〈日治時期臺北高等學校之研究〉，頁 109-110；林垂凱，〈第 20 期林垂凱校友之回憶〉。

<sup>107</sup> 例如，以讀者投書為內容的連載欄目，如〈讀者案內欄〉、〈受験健康誌上公開質問〉、〈讀者之聲〉等，作者雖然使用筆名，仍可看見不少來自臺灣的投稿。另外，每號卷末的〈通信添削會返送成績優良者〉名單中，可確認不少來自臺灣的讀者與其就讀學校之真實名字。

<sup>108</sup> 歐文社社主赤尾好夫，〈受験對策：職業を中心に志望校の決定迄（一）〉，《受験旬報》6: 10（1936 年 6 月），頁 22-23；歐文社社主赤尾好夫，〈受験對策：職業を中心に志望校の決定迄（二）〉，《受験旬報》6: 11（1936 年 6 月），頁 22-23；歐文社社主赤尾好夫，〈受験對策：職業を中心に志望校の決定迄（三）〉，《受験旬報》6: 12（1936 年 7 月），頁 22-23。

升學志願，按照如此的升學指導方針，就以醫學專門學校為範圍選擇學校並準備考試。按照此一編輯方針，《受験旬報》也以各種類型的特輯，<sup>109</sup> 提供各地醫學專門學校的消息給志願者，並幫助他們與各所醫學專門學校在學生進行交流。這些考生透過《受験旬報》的導引，不僅能一目了然地獲得各所醫學專門學校的即時新聞，更能進一步在各所學校之間做比較與選擇。

該報所討論的學校涵蓋整個日本帝國版圖，其中列出的醫學專門學校，不僅包括東京醫學專門學校、昭和醫學專門學校、日本大學專門部醫學科、大阪高等醫學專門學校、九州醫學專門學校及岩手醫學專門學校等位於日本內地的學校，臺北醫專、京城醫專及セブランス聯合醫專等殖民地的醫學專門學校，更是被熱烈討論的學校。其實這種情況並未出乎預料，當時日本內地的官立醫學專門學校根據 1918 年發布的〈大學令〉，全數升格為醫科大學，僅剩位於殖民地的京城醫專及臺北醫專仍為官立醫學專門學校。<sup>110</sup> 雖然這些私立學校中，具有長久歷史的私立東京醫學專門學校，做為「醫專中雄者」的地位難以搖動，<sup>111</sup> 但京城醫專與臺北醫專不僅冠上「官立」之名，也經常被列為「難度極高」的名校，<sup>112</sup> 加上學費不到其他私立醫學專門學校的一半，更每每成為討論的重點。<sup>113</sup>

相較之下，大邱醫專與平壤醫專雖然是 1933 年才加入醫學專門學校之列的生力軍，但是當時各所醫學專門學校的錄取率皆不到 20%，<sup>114</sup> 因此反而容易受到考生的高度關心。不僅如此，不同於其他醫學專門學校，兩校為了招攬學生，

<sup>109</sup> 該報中連載專欄包括〈上級學校ニュース〉、〈全國上級學校十一年度入學競争率一覽〉、〈全國高專大學預科體格検査の具體的調査〉、〈全國專門學校國漢出題傾向大觀〉、〈受験健康誌上公開質問〉、〈特輯全國上級學校動向一覽〉、〈現地報告に基く上級學校の再吟味：出題傾向其他〉等。

<sup>110</sup> FHKE 生，〈臺北醫專志願者の為に〉，《受験旬報》5: 7 (1935 年 5 月)，頁 49-51。

<sup>111</sup> 歐文社特派記者和田道，〈東京近縣學校巡り (三) 威を官學の名に借らず：東京醫專、昭和醫專〉，《受験旬報》6: 42 (1937 年 2 月)，頁 88-89；歐文社通添國漢指導部，〈全國上級學校國漢出題傾向大觀 (二)〉，《受験旬報》7: 11 (1937 年 6 月)，頁 51-64；東醫杏林生，〈上級學校點描：東京醫專介紹〉，《受験旬報》6: 4 (1936 年 5 月)，頁 58-61。

<sup>112</sup> 歐文社舊會員諸君，〈ドタン場で敗れた涙の手記：慶醫、城醫受験準備法 (長谷川弘)〉，《受験旬報》6: 4 (1936 年 5 月)，頁 80-83；歐文社受験相談部，〈入試を中心に學校を探る：その六十四：熱帯醫學の研究殿堂：臺大附屬醫專の巻〉，《受験旬報》7: 30 (1937 年 11 月)，頁 35-38。

<sup>113</sup> 歐文社受験相談部、歐文社通添會友，〈昭和 12 年度全國實業專門學校就職狀況調査〉，頁 51-58。

<sup>114</sup> 歐文社受験相談部，〈全國上級學校 11 年度入學競争率一覽 (其の二)〉，《受験旬報》6: 13 (1936 年 7 月)，頁 35-37。

校長與行政部門甚至親自投稿到《受験旬報》，鼓吹讀者踴躍申請。<sup>115</sup> 如此一來，平壤醫專與大邱醫專不久即成為醫學專門學校中的新寵兒，使得兩校 1936 年以來每年在醫學校的競爭率排名中數一數二。<sup>116</sup>

如此虎視眈眈從醫學專門學校中尋找升學機會的考生裡，臺灣人當然也不缺席。例如，1936 年 9 月，該報有位自稱「臺灣的大邱醫迷」者投書宣布「明年也繼續嘗試」，隔月另一名「大邱醫專狂」者立刻來信呼應。另一名考生則來信表示，朝鮮已有多數醫學專門學校，與其專心報考一所學校，不如順路試試其他學校，以便提升被錄取的機率。<sup>117</sup> 根據 1937 年考入京城醫專的許良琴當年的口述，他不僅報考京城醫專，並且順路北上到平壤醫專參加入學考試，到考試會場還遇到許多其他臺灣學生。<sup>118</sup> 雖然到朝鮮各地就讀醫學專門學校的臺灣學生人數不多，朝鮮又是臺灣人不熟悉的地方，但無論是他們本身或周圍的親人，不僅對於此一選擇表示認同，回到臺灣還經常被稱賞為「國立」醫學校畢業的高材生。<sup>119</sup>

## 五、從臺北高等學校、京城帝國大學 到戰後世界的接軌

從戰後臺灣的各類名簿來看，除了醫學專門學校之外，尚有人具有京城帝大醫學部畢業的學歷，已如表三所示。然而，從京城帝大留存各類校方資料及該

<sup>115</sup> 大邱醫學專門學校長山根政治，〈本校入學志願者に與ふ（二）：滿鮮に飛躍せんとする志願者は來れ〉，頁 26-28；山根政治，〈受験對策：本校入學志願者の為に〉，《受験旬報》6: 12（1936 年 7 月），頁 24-25；大邱醫學專門學校教務課，〈大邱醫專受験者のために〉，《受験旬報》7: 42（1938 年 2 月），頁 46-49。

<sup>116</sup> 歐文社受験相談部，〈全國上級學校 11 年度入學競爭率一覽（其の二）〉，頁 35-37；歐文社受験相談部，〈昭和 12 年度全國上級諸學校入試競爭率一覽〉，《受験旬報》6: 46（1937 年 3 月），頁 68-71；歐文社受験相談部，〈昭和 12 年度全國上級受験者數に基く入試競爭率一覽〉，《受験旬報》7: 3（1937 年 4 月），頁 61-64；歐文社受験相談部，〈昭和 13 年度全國上級學校入試競爭率總覽〉，《受験旬報》7: 48（1938 年 3 月），頁 5-8。

<sup>117</sup> 〈讀者の聲〉，《受験旬報》6: 23（1936 年 9 月），頁 96；〈讀者の聲〉，《受験旬報》6: 27（1936 年 10 月），頁 95。

<sup>118</sup> 陳姪媛訪談記錄，〈許良宗先生談許良琴醫師生平〉（2011 年 4 月 24 日），未刊稿。

<sup>119</sup> 陳姪媛訪談記錄，〈林茂長醫師談其父林崑智醫師生平〉（2011 年 6 月 9 日），未刊稿；陳姪媛訪談記錄，〈許良宗先生談許良琴醫師生平〉（2011 年 4 月 24 日），未刊稿；陳姪媛訪談記錄，〈楊成瑩醫師訪談紀錄〉（2011 年 5 月 5 日），未刊稿。

校戰後的校友會資料來看，雖與表三中人名有所出入，仍可確認該校有3名臺灣人校友——亦即李開榜、林德鄉及鍾兆炳。同為到朝鮮學醫的臺灣人，這3人在就讀帝國大學之前，必須具備高等學校學歷，與上述就讀醫學專門學校的26名，是在20歲前後，於中學校畢業後即赴朝鮮留學，有所不同。

這三位在就讀京城帝大之前皆畢業於臺北高校。他們各自在1929年至1932年間前後考入臺北高校，之後或是直接考入，或重考幾年，或是從其他大學轉入，1936年同時成為京城帝大醫學部的學生（表八）。然而，三個人1940年一起畢業，取得「京城帝大醫學士」學位後，其後發展的地點或工作的選擇則有所不同。接下來，以這3名臺灣頂尖菁英為例，除了探究他們就讀京城帝大背後的歷史脈絡之外，也進一步思考朝鮮留學對他們後續的人生道路所產生的影響。

表八 京城帝國大學醫學部的3名臺灣校友之學歷

姓名	出生年	籍貫	中學校	高等學校	大學
林德鄉 (林原平) <sup>⑩</sup>		臺中	臺北第一中學校 <sup>①</sup>	臺北高校理科甲類 1929年入學 <sup>①</sup> 1933年畢業 <sup>④</sup>	1934年入學於九州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sup>⑦⑩</sup> ， 1936年入學於京城帝大醫學部 <sup>⑨⑪</sup> ，1940 年畢業於京城帝大醫學部 <sup>⑫</sup>
鍾兆炳	1911	高雄	高雄中學校 <sup>②</sup>	臺北高校理科乙類 1930年入學 <sup>②</sup> 1933年畢業 <sup>⑤</sup>	1936年入學京城帝大醫學部 <sup>⑧⑪</sup> ，1940年 畢業於京城帝大醫學部 <sup>⑫</sup>
李開榜	1914	高雄	高雄中學校 <sup>③</sup>	臺北高校理科乙類 1932年入學 <sup>③</sup> 1935年畢業 <sup>⑥</sup>	1936年入學於京城帝大醫學部 <sup>⑥⑪</sup> ，1940 年畢業於京城帝大醫學部 <sup>⑫</sup>

資料來源：①《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一覽（自昭和4年至昭和5年）》（臺北：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1929），頁123；②《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一覽（昭和5年）》（臺北：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1930），頁122；③《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一覽（昭和7年）》（臺北：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1932），頁122；④《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一覽（昭和8年）》（臺北：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1933），頁158；⑤《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一覽（昭和8年）》，頁159；⑥《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一覽（昭和11年）》，頁168；⑦《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一覽：昭和9年》（臺北：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1934），頁159；⑧《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一覽（昭和11年）》，頁162；⑨《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一覽（昭和11年）》，頁161；⑩臺北高等學校同學會編，《畢業生名簿：民國46年11月》，頁10；⑪京城帝國大學編，《京城帝國大學一覽（昭和11年）》，頁232-233；⑫京城帝國大學編，《京城帝國大學一覽（昭和15年）》（京城：京城帝國大學，1940），頁342-343；⑬九州帝國大學編，《九州帝國大學一覽（昭和9年）》（福岡：九州帝國大學，1934），頁380。

1914 年出生於屏東縣的李開榜，祖父李才烈為當代出名的富豪。<sup>120</sup> 1932 年他考入臺北高校理科乙類，隔年兩位他未來的同學——亦即鍾兆炳與林德鄉則從同校畢業。林德鄉於 1929 年考入臺北高校，他是當時擔任臺中農業組合長林祖藩的五男，三個哥哥皆畢業於日本內地的帝國大學，大哥林德欽甚至通過高等文官考試。<sup>121</sup> 他或許受到家人影響，當初似乎並沒有打算考入醫學部，所選的是理科甲類。<sup>122</sup> 他於 1933 年畢業後，先考上九州帝國大學法文學部，1936 年才轉入京城帝大醫學部。鍾兆炳，1911 年出生於高雄，是一家中藥商的三男，畢業於高雄中學校後，比林德鄉晚一年，1930 年考入臺北高校理科乙類。有趣的是，不同年齡也是不同學年的他們，巧合地在 1936 年同時考入京城帝大，成為該校史上僅有的 3 名臺灣校友。從結論來說，這與其說是他們命運中所出現的偶然，毋寧說是當時臺北帝大與京城帝大雖然在臺灣與朝鮮社會各有不同的歷史發展脈絡，但藉由這三人的選擇卻得以連結。

眾所周知，當時京城帝大為少數設置預科的帝國大學之一，因此給予其預科畢業生優先入學大學本科的權利，當預科畢業生申請進入本科人數未達本科招生人數，才會把名額開放給其他高等學校畢業生。<sup>123</sup> 雖然該校規定預科以內地的高等學校為準進行教育，但是以預科的學生不同於高等學校，早已決定畢業後的出路為理由，<sup>124</sup> 教育期限比一般高等學校縮短一年，為二年制。<sup>125</sup> 但是如此的措施難免遭受京城帝大內外的批判，<sup>126</sup> 校方只好決定自 1934 年開始，將預科入

<sup>120</sup> 李明恭，《竹田鄉史誌》（屏東：李明恭，2001），頁 258-259。

<sup>121</sup> 遠藤寫真館攝，《人文薈萃》（臺北：該館，1921），頁 200；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昭和 18 年版）》（臺北：興南新聞社，1943），頁 456；〈訃聞〉，《臺灣民聲日報》，1958 年 11 月 21 日，第 1 版。林德欽日後改名為林恭平。

<sup>122</sup> 根據多數口述紀錄，當時臺北高校的理科乙類——亦即以德文為第二外文的理科，學生多半考慮將來進入醫學部，因此臺灣人學生的比率也比其他文科或理科甲類來得高。泉新一郎口述、所澤潤聰取り・解説・註，〈聰取り調査：外地の進学体験——台北師範付属小から台北高校、台北帝大を経て内地の帝大に編入〉；張寬敏口述、所澤潤聰取り・解説・註，〈聰取り調査：外地の進学体験（II）——台北一師附小、台北高校、台北帝大医学部を経て、台湾大学医学院卒業〉，《群馬大学教育学部紀要：人文・社会科学編》44（1995），頁 139-187。

<sup>123</sup> 京城帝國大學編，《京城帝國大學一覽（昭和 6 年）》（京城：京城帝國大學，1932），頁 36。

<sup>124</sup> 鄭圭永，〈京城帝国大学に見る戦前日本の高等教育と国家〉，頁 121-124。

<sup>125</sup> 京城帝國大學編，《京城帝國大學預科一覽（大正 14 年）》（出版資料不詳），頁 13。

<sup>126</sup> 例如，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教授安倍能成，〈大學預科の三年制その他に就て〉，《京城日報》，1927 年 3 月 11 日，第 2 版。

學學生學期調整為三年制。<sup>127</sup>

然而，1934年的此一決定，導致京城帝大本科招生出狀況——儘管只是短暫的影響。1934年考入該校預科的學生們，原本預計於1936年升學本科，但由於其就學期間延長為三年，必須延後至1937年始進入本科，影響所及，1936年京城帝大本科沒有從預科直升的學生，只好另外招收新生。1936年3月，該校決定僅限醫學部公開招募學生，<sup>128</sup> 公布分別在東京與京城同時進行考試，招收名額60名。<sup>129</sup> 來自各地的考生蜂擁而至，報名者總數達到240名，但實際應考者僅有61名，最後錄取32名。<sup>130</sup>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於臺灣，日本並沒有在殖民地朝鮮設高等學校，可見這次來自朝鮮的應考者必定不多，因此京城帝大醫學部1936年的32名新生中，僅有2名朝鮮人。<sup>131</sup> 然而，抓住這次史無前例機會的不只日本人，鍾兆炳、李開榜及林德鄉等3名臺灣人，與27名日本學生同樣藉此得以擠入京城帝大醫學部。然而，他們三人各自決定到京城帝大報考的動機背後，仍有一股臺灣特殊歷史脈絡所產生之推力。

1936年，臺北帝大設置醫學部。在此之前，就讀臺北高校理科的學生們如果想投考醫學部，只能到內地升學，<sup>132</sup> 不像京城帝大預科理科的學生，畢業後可直升該校醫學部。等到臺灣也有了臺北帝大醫學部，臺北高校理科生的志願方向即快速轉向臺北帝大醫學部，導致臺北帝大與臺北高校並非本科與預科的關係，但考上帝大的學生絕大部分畢業於臺北高校。實際上，在臺北帝大增設預科之前，臺北高校畢業後志願醫學部的學生們，在沒有特殊理由的情況下，無須考試就得以全數入學（表九）。唯一的例外，就是第一次與第二次的招生。尤其是醫學部剛成立的1936年，考生或輔導的各地高校，都無法正確預測該年新學部的

<sup>127</sup> 〈朝鮮總督府令第三五號：京城帝國大學預科規定中左ノ通改正ス〉，《朝鮮總督府官報》2165（1934年3月31日），頁281-282。

<sup>128</sup> 〈預科卒業生全無豆法文學部는고醫學部學生은東京에가서募集：京城帝大의大失態〉，《東亞日報》，1936年1月26日，夕刊第2版。

<sup>129</sup> 〈各學校入學須知（四）〉，《東亞日報》，1936年1月23日，第4版；〈城大醫學生募集〉，《京城日報》，1936年1月28日，第1版；〈醫學部學生募集〉，《京城帝國大學學報》107（1936年2月），頁566。

<sup>130</sup> 〈醫學部學生入學試驗〉，《京城帝國大學學報》110（1936年5月），頁588。

<sup>131</sup> 京城帝國大學編，《京城帝國大學一覽（昭和11年）》，頁232-233。

<sup>132</sup>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頁99-100。

表九 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歷年招生情況

	應考者 總數	錄取 人數	應考者中 出身臺北 高校者	錄取者中 臺北高校 畢業者	應考者中臺 北帝國大學 預科畢業者	錄取者中臺 北帝國大學 預科畢業者
1936年	67	40	52	34		
1937年	48	40	38	33		
1938年	47	40	34	34		
1939年	47	40	34	34		
1940年9月	29	29	25	25		
1941年9月	21	19	18	18		
1942年4月	42	41	30	30		
1942年10月	41	40	38	38		
1943年10月	61	59	31	31	28	28

資料來源：《臺北帝國大學一覽（昭和11年）》，頁191-192；《臺北帝國大學一覽（昭和12年）》（臺北：臺北帝國大學，1937），頁200；《臺北帝國大學一覽（昭和13年）》（臺北：臺北帝國大學，1938），頁210；《臺北帝國大學一覽（昭和14年）》（臺北：臺北帝國大學，1939），頁225；《臺北帝國大學一覽（昭和15年）》（臺北：臺北帝國大學，1940），頁222；《臺北帝國大學一覽（昭和16年）》（臺北：臺北帝國大學，1941），頁248-249；《臺北帝國大學一覽（昭和17年）》（臺北：臺北帝國大學，1942），頁268-270；《臺北帝國大學一覽（昭和18年）》（臺北：臺北帝國大學，1943），頁271-272。

招生情況，包括應考人數及校方的審核方式。結果，臺北帝大醫學部不僅成為臺北高校該年畢業生的第一升學志願，內地的其他高校畢業生或已到內地帝大就讀其他科系的臺北高校校友，都紛紛來報考。<sup>133</sup> 為了挑選錄取生，校方還特別實施考試，<sup>134</sup> 考生能否入學難以預測。反觀京城帝大正好公布僅限於該年度對外招生，可想而知，部分考生會考慮轉向京城帝大，尤其是重考生。無論臺北帝大或京城帝大，1936年兩校醫學部的新生們，都處於無前例可循的變化之中。憧憬於醫學的李開榜、林德鄉及鍾兆炳等3名臺灣人正逢其時，為了抓住機會，斷然決定負笈朝鮮。

<sup>133</sup> 〈醫學部志願者定員を遙に超過：臺大創始以來の現象〉，《臺灣日日新報》，1936年2月21日，第11版。

<sup>134</sup> 〈臺大醫學部の初選抜試験：40名の募集に對し志願者は63名〉，《臺灣日日新報》，1936年3月24日，夕刊第2版；李明瑛、林靜靜，《臺灣的良知·李鎮源教授：蛇毒大師、醫界良心、民主運動的領航員》（臺北：商周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2），頁13；陳漢升口述、所澤潤聰取り・編集、解說・註，〈聴取り調査：外地の進学体験（Ⅲ）——抵抗の地・龍潭から基隆中学校、台北高校を経て、長崎医科大学卒業〉，《群馬大学教育学部紀要：人文・社会科学編》45（1996），頁144。

李開榜等三人在 1936 年 4 月名正言順成為京城帝大醫學部的高材生，<sup>135</sup> 以自身的人生為媒介，使臺灣與朝鮮各自的歷史脈絡產生交集，並從此一起度過四年的大學時代。但是，一起度過京城歲月的不只他們三人。他們不僅與當時同樣隻身處於京城的其他專門學校的學生們有聯繫，<sup>136</sup> 也進一步認識遠在平壤與大邱的學生，並與其共同組織臺灣同鄉會（圖二）。然而，他們畢業後的情形則有所變化。

平壤醫專的臺灣同學們返臺後，仍經常保持聯絡，不時舉行同學會活動，<sup>137</sup> 京城醫專的臺灣校友們也以校友會「有鄰會」為管道，與日本或韓國等地的同學互有往來。<sup>138</sup> 相對而言，戰後京城帝大的 3 名臺灣校友，不僅從同學會名簿中消失，彼此之間似乎也沒有往來。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不同於大部分選擇返臺的專門學校畢業生，京城帝大的 3 名校友各自發展的路程差距頗大，遂難以保持聯繫。

結束四年的大學生活，林德鄉等三人於 1940 年一起畢業，成為「京城帝大醫學士」。<sup>139</sup> 然而，以此為轉捩點，他們各奔前程。先離開同學們的是李開榜，他畢業後到東京傳染病研究所進行研究；鍾兆炳與林德鄉則留在母校，分別擔任內科與眼科的副手。<sup>140</sup> 日本殖民統治結束後，兩人所做的選擇並不相同。鍾兆炳如畢業時受訪報導（圖一）中所言，<sup>141</sup> 回到故鄉美濃開設厚生內兒科，<sup>142</sup>

<sup>135</sup> 〈入學許可：京城帝國大學醫學部ニ於テ本年四月入學ヲ許可セル者ノ氏名左ノ如シ（五十音順）〉，《朝鮮總督府官報》2783（1936年4月25日），頁313。

<sup>136</sup> 〈朗春半島學園의異彩臺灣醫藥學徒城大等에 13名：卒業압두고錦衣還鄉의깃뵈〉，《每日申報》，1940年3月9日，第3版。

<sup>137</sup> 陳姪溪訪談記錄，〈張素梅女士談其夫林崑智醫師生平〉（2011年6月9日），未刊稿。

<sup>138</sup> 陳姪溪訪談記錄，〈黃湘雲女士談其夫許良琴醫師生平〉（2011年4月19日），未刊稿。

<sup>139</sup> 〈學士試驗合格：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及醫學部ニ於テ學士試驗ニ合格シ昭和十五年三月三十一日證書ヲ授予シタル者ノ氏名左ノ如シ〉，《朝鮮總督府官報》3963（1940年4月9日），頁79。

<sup>140</sup>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同窗會、京城帝國大學醫學部同窗會編，《會員名簿：昭和15年10月末現在》（出版資訊不詳），頁172-174。

<sup>141</sup> 鍾兆炳曾說：「如果將來能回到故鄉，希望能當開業。我想，其他臺灣同鄉們的想法也跟我一樣吧。」參見〈朗春半島學園의異彩臺灣醫藥學徒城大等에 13名：卒業압두고錦衣還鄉의깃뵈〉，《每日申報》，1940年3月9日，第3版。

<sup>142</sup> 臺北高等學校同學會編，《會員名簿：中華民國64年6月》（出版資訊不詳），頁11。

直到退休為止。<sup>143</sup> 林德鄉則遠到北海道當開業醫，<sup>144</sup> 於該地與日本婦人結婚後，改名為林原平，並轉到空知與夕張等地的炭礦醫院當醫師。<sup>145</sup> 而早就選擇日本行的李開榜，也在東京娶日本婦人，並於 1947 年從東京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轉入美國陸軍第 406 醫學研究室，1958 年赴美國紐約大學醫學院任教授，成為國際生物學界的知名學者。<sup>146</sup>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三個人的生平中，除了四年大學生活之外，始終看不到任何他們與朝鮮或韓國之間的交集及互動。鍾兆炳曾經向新聞記者說，「當學生的時候，我們跟朝鮮同學一起玩耍，也一起讀書，都處得很愉快。現在就要離開他們跟京城，心中不禁一陣感觸。京城算是我的第二故鄉，一輩子我都不會忘記她」。<sup>147</sup> 對他而言，使他如此善感的京城，或許與殖民統治結束的同時一併消失了，此後他不僅沒有再赴京城，選擇度過他人人生最後時光的地方也並非京城，而是日本福岡。<sup>148</sup>

其實不僅鍾兆炳或京城帝大畢業生們如此，其他到朝鮮學醫的醫師們，也於畢業後快速疏離京城。他們不僅不懂韓文，向醫師公會報備的學歷也往往是「日本平壤醫專」或「日本國立京城醫學大學」。<sup>149</sup> 雖然其中幾名醫師戰後有機會到韓國去，<sup>150</sup> 但若不是跟著旅行團，就是跟當年的日本同學一起前往。且由表五

<sup>143</sup> 鍾憲明先生典藏、高雄市醫師公會發，〈高雄市醫師公會退會證明書〉，中華民國 67 年 8 月 2 日。

<sup>144</sup> 臺高同學會編，〈會員名簿：民國 36 年 11 月〉，頁 14。

<sup>145</sup> 臺高同學會編，〈會員名簿：民國 36 年 11 月〉，頁 14；臺北高等學校同學會編，〈會員名簿：中華民國 64 年 6 月〉，頁 10。

<sup>146</sup> 李明恭，〈竹田鄉史誌〉，頁 259。他的著作有 Koibong Li, Leslie A. Lewis, *A Novel Approach to the Evolution of Microorganisms* (New York: Vantage Press, 1987) 等。根據陳鳳松先生的口述，李開榜似乎與臺灣學界少有互動，自從到京城就讀大學後，不曾回臺灣，直至 1989 年偕夫人首次返臺，導致目前臺灣鮮少有人知道他的學術成就。陳姪澐訪談記錄，〈陳鳳松先生談李開榜博士〉(2011 年 5 月 7 日)，未刊稿。

<sup>147</sup> 〈朗春半島學園의 異彩臺灣醫藥學徒城大等에 13 名：卒業압두고 錦衣還鄉의 깃뵈〉，《每日申報》，1940 年 3 月 9 日，第 3 版。

<sup>148</sup> 京城帝國大學京城帝國大學預科同窗會編，〈會員名簿：昭和 55 年 11 月改訂〉(東京：京城帝國大學京城帝國大學預科同窗會，出版年不詳)，頁 74。鍾兆炳 1978 年退休後，直至 1981 年過世為止，服務於福岡縣粕屋郡中原病院。陳姪澐訪談記錄，〈鍾憲明先生談其父鍾兆炳醫師〉(2011 年 5 月 27 日)，未刊稿。

<sup>149</sup> 更甚者，日後「京城」被視為「京都」之誤，「京城醫學專門學校」也被改為「京都醫學專門學校」。陳世賢，〈醫在雲林〉(斗六：社團法人雲林縣醫師公會，2010)，頁 43。

<sup>150</sup> 林崑智夫婦與許良琴夫婦，戰後曾到韓國旅行。陳姪澐訪談記錄，〈許良宗先生談許良琴醫師生平〉(2011 年 4 月 24 日)，未刊稿；陳姪澐訪談記錄，〈林茂長醫師談其父林崑智醫師生平〉(2011 年 6 月 9 日)，未刊稿。

可知，不少醫師們在 1970 年代選擇到日本度過晚年。<sup>151</sup> 那麼，對他們而言，年輕時期到朝鮮學醫的這段經驗，究竟有了什麼意義呢？



圖一 1940 年畢業當時的鍾兆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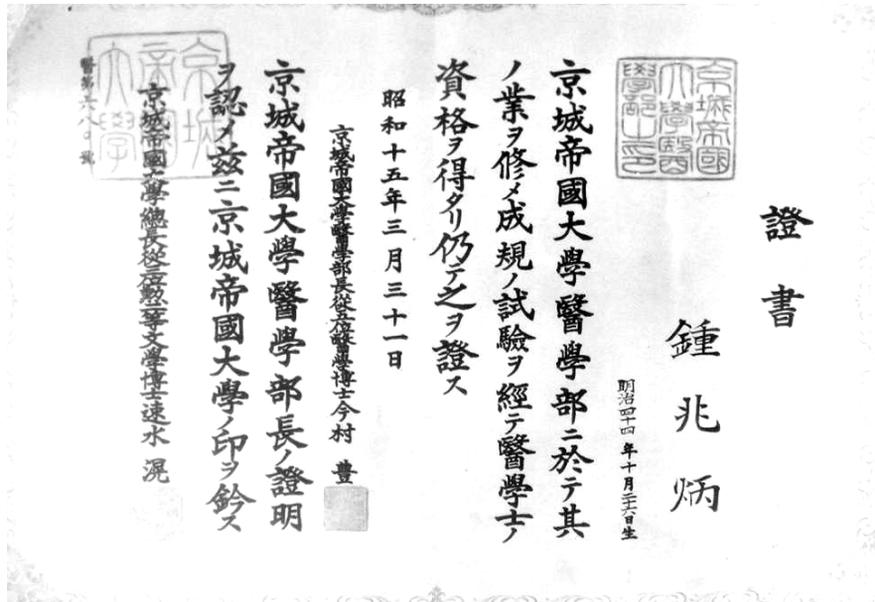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左圖為 1940 年的新聞報導〈朗春半島學園의 異彩臺灣醫藥學徒城大等に 13名：卒業업두고錦衣還郷의깃분〉，《每日申報》，1940年3月9日，第3版；右圖由鍾憲明先生提供。

<sup>151</sup> 例如，畢業於京城醫專的楊成堃，退休後到宮城縣，服務於三股醫院。平壤醫專出身的林崑智，罹癌後，也選擇到大阪度過人生晚年。楊衍俊、楊衍彪，〈父親楊成堃醫師略傳〉，未刊稿；陳姪媛訪談記錄，〈張素梅女士談其夫林崑智醫師生平〉（2011年6月9日），未刊稿。此處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政府為了解決 1970 年代以來日趨嚴重的無醫村問題，不但對於韓國人或臺灣人在殖民時期取得的內地開業資格表示持續承認的態度，也在不允許外國人就業的情況之下，僅允許具有日本醫師執照者之取得國內就業簽證，使這些人因而易於轉往日本行醫。今野卓美，〈戰後日本の外国人医師導入：医師不足と旧植民地出身医師〉（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大学院国際開発研究科博士論文，2002）；宋春和，〈在日三年所感〉，《平醫同窗會誌：平醫》8（1977年11月），頁96-101。不僅臺灣人醫師，戰前取得內地醫師執照的韓國人，也在 1970 年代紛紛前往日本，成為無醫村的醫師。李相武，〈就業於日本的韓國醫師〉，《平醫同窗會誌：平醫》10（1979年10月），頁91-94。



圖二 全鮮南瀛同鄉會紀念照  
(日本紀年 2596 年〔1936〕12 月 25 日)

資料來源：鍾憲明先生提供。



圖三 鍾兆炳於 1940 年畢業於京城帝大醫學部的畢業證書

資料來源：鍾憲明先生提供。

1937年考入京城醫專的許良琴曾自述，每次到郵局窗口領取臺灣家人匯去的生活費時，心理就會有壓力。因為多數朝鮮工作人員只看名字，誤以為他是朝鮮人，一聽到他講日文，往往痛批他不用朝鮮文而寧願講日文。不僅如此，讓他更感到困惑的是，不少朝鮮同學們常常誤會臺灣人是野蠻人，他必須一再說明臺灣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如同朝鮮一樣，得以現代化。<sup>152</sup> 由此可見，就算他們難得親身體會朝鮮，但是僅以臺灣人的身分仍然難與朝鮮人溝通，他們不得不將自身視為殖民地人，通過雙方共同的殖民母國日本與日文，才能體會並認識朝鮮。

換言之，在殖民統治之下，即使臺灣人得以利用帝國所提供的途徑，擴大自身的活動世界，甚至到另一個殖民地實現自己的夢想，但是他們所經驗的，與其說是另一個殖民地朝鮮，毋寧是日本帝國；而他們所認知的，與其說是臺灣人，毋寧是做為帝國臣民的自身。如此一來，對於曾到朝鮮留學的這些臺灣人而言，京城或許是他們年輕時代所留學的「第二故鄉」，但這是以她持續以「京城」的定位為前提，一旦朝鮮變為韓國，京城改為首爾，他們的「第二故鄉」若不是從現實生活中消失，就是被日本替代。雖然他們的確曾經在京城度過四年的學生時代，但是他們經驗的，不僅不是在韓國土地中身為臺灣人，可能也不是殖民地朝鮮中做為另一個殖民地人的臺灣人，而是處於日本帝國內身為帝國臣民。

## 六、結論

本文以日治晚期臺灣人到朝鮮學醫的經驗為媒介，追蹤他們每個人的實際個案，並且觀察讓他們得以有如此經驗的種種社會背景，包括統治者施行於兩地殖民地的制度異同，以及殖民地民眾對此的不同反應與欲望，藉此嘗試從殖民地人民——尤其是臺灣人的立場，勾勒出他們所認知並體會的帝國圖像。

隨著殖民統治的長期化，在殖民地社會不平等的結構中，成為知識分子的臺灣青年們，逐漸認知到做為「殖民地人」的自己，未來不易找到出路，即使擁有再高的學歷，以「殖民地人」的社會身分，將使得他們未來難以有成。為了掙脫此一限制，他們期望從事不受殖民地官僚干涉與限制的自由行業。在如此的時代

<sup>152</sup> 陳姪媛訪談記錄，〈許良宗先生談許良琴醫師生平〉（2011年4月24日），未刊稿。

認識之下，受到許多殖民地青年之青睞的職業不外乎醫師。只要成為醫師，不但有穩定的高收入，也比較不受日本統治者的干涉。因此，醫師在殖民地臺灣青年的心目中，成為理想職業的第一選擇。但是，統治者提供臺灣人的醫學教育機會有限，1930年代為了踏上杏林之路，不少臺灣人只好離鄉背井，尋求到他鄉學醫的可能性。

如同文中的發現，臺灣人離開臺灣所前往的目的地不限於日本內地。滿洲與朝鮮的醫學教育機構規模雖不及日本內地，當時確實有臺灣少年遠赴滿洲或朝鮮學醫或行醫。換言之，殖民地臺灣少年們為了尋找機會，並非僅僅注視日本內地，而是以整個帝國為視野範圍，將滿洲與朝鮮也納入考量，才能發現除了日本內地，帝國內尚有多處隱藏的同種機會可以嘗試。1933年，平壤醫專與大邱醫專成立，朝鮮的醫學教育門檻得以大幅降低，朝鮮隨即出現臺灣留學生，正說明臺灣人以帝國為範圍，瞭解兩地殖民地不同制度的內涵與其效力範圍，基於此一認識尋找自身出路。當然，無法否認醫師成為殖民地青年心中重要的自我期許，本身就是帝國對於殖民地社會所留下的影響與限制。但是，臺灣人對這種自我發展的限制並非逆來順受，而是善加利用日本帝國所提供的制度平台，藉此將自身的人生舞台擴大至整個帝國版圖，積極尋找並把握機會的所在。

更重要的是，身為帝國殖民地人民的身分，不僅在選擇人生出路階段發揮影響，離開臺灣到另一個殖民地後，他們仍然無法跳脫其殖民地人的框架，直接去體會朝鮮。進而，在殖民統治結束後，臺灣與朝鮮在戰後世界中的政治地位產生變化，但他們所認知的世界圖像仍不易修正。臺灣留學生們在戰後不僅沒有重新認知做為韓國的朝鮮，而且將其人生中這一段朝鮮經驗淡化甚至忘卻，轉而走向日本，導致其認知的世界中出現另一種扭曲。對於朝鮮與臺灣而言，殖民統治是共同的束縛與壓迫，也是提供兩者得以映照出對方的共同稜鏡。殖民統治的結束，同時意味著其共同分母的稜鏡一併失去，使得彼此更形疏離。

如此一來，臺灣曾為日本帝國的殖民地，並非一百年前東亞地域中的單純政治地位。它進而影響到當時每位殖民地人的自我認知與人生規劃，而且其留下的痕跡，並未在殖民統治結束的同時即復原，至戰後仍持續發揮作用。

## 引用書目

- 《中外日報》  
《每日申報》  
《京城日報》  
《京城帝國大學學報》  
《受験旬報》  
《府報》  
《東亞日報》  
《朝鮮中央日報》  
《朝鮮總督府官報》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臺灣日日新報》  
《臺灣民聲日報》  
《臺灣刑務月報》  
《臺灣教育》  
《臺灣警察協會雜誌》  
《臺衛新報》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3215冊，「特設科卒業生無試驗限地開業免許方回答（醫學專門學校）」，文號9，1921年11月1日。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6202冊，「限地開業醫免許ニ關スル件伺（警察本署）」，文號13，1916年1月1日。  
《大邱醫學專門學校沿革摘要》，出版資料不詳。  
《大邱醫學專門學校概要》，昭和12年6月、昭和14年6月。出版資料不詳。  
《平壤醫學專門學校一覽》，昭和8年、昭和9年。出版資料不詳。  
《京城帝國大學一覽》，昭和6年、昭和11年、昭和15年。京城：京城帝國大學。  
《京城帝國大學預科一覽》，大正14年。出版資料不詳。  
《京城醫學專門學校一覽》，昭和2年、昭和10年、昭和11年、昭和12年、昭和13年、昭和14年、昭和15年、昭和16年。京城：京城醫學專門學校。  
《臺北帝國大學一覽》，昭和11年、昭和12年、昭和13年、昭和14年、昭和15年、昭和16年、昭和17年、昭和18年。臺北：臺北帝國大學。  
《臺灣總督府臺北師範學校一覽》，大正9年。臺北：臺灣總督府臺北師範學校。  
《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一覽》，自昭和4年至昭和5年、昭和5年、昭和7年、昭和8年、昭和9年、昭和11年、昭和12年。臺北：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  
《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一覽》，昭和8年。臺北：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  
《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一覽》，大正14年。臺北：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  
京城帝國大學京城帝國大學預科同窗會編，《會員名簿：昭和55年11月改訂》。京城：京城帝國大學京城帝國大學預科同窗會。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同窓會、京城帝國大學醫學部同窓會編，《會員名簿：昭和 15 年 10 月末現在》。出版資料不詳。

林垂凱，〈第 20 期林垂凱校友之回憶〉，網址：[www.tcfsh.tc.edu.tw/gallery/term\\_20.html](http://www.tcfsh.tc.edu.tw/gallery/term_20.html)，下載日期：2011 年 8 月 20 日。

臺北高等學校同學會編，《畢業生名簿：民國 46 年 11 月》。出版資訊不詳。

臺北高等學校同學會編，《會員名簿：中華民國 64 年 6 月》。出版資訊不詳。

臺高同學會編，《會員名簿：民國 36 年 11 月》（1947 年）。出版資訊不詳。

臺灣省醫學會編，《臺灣醫學會員名冊》。臺北：臺灣省醫學會。

鍾憲明先生典藏、高雄市醫師公會發，〈高雄市醫師公會退會證明書〉，中華民國 67 年 8 月 2 日。

陳延媛訪談記錄，〈林茂長醫師談其父林崑智醫師生平〉，未刊稿，2011 年 6 月 9 日。

陳延媛訪談記錄，〈張素梅女士談其夫林崑智醫師生平〉，未刊稿，2011 年 6 月 9 日。

陳延媛訪談記錄，〈許良宗先生談許良琴醫師生平〉，未刊稿，2011 年 4 月 24 日。

陳延媛訪談記錄，〈陳鳳松先生談李開榜博士〉，未刊稿，2011 年 5 月 7 日。

陳延媛訪談記錄，〈黃湘雲女士談其夫許良琴醫師生平〉，未刊稿，2011 年 4 月 19 日。

陳延媛訪談記錄，〈楊成堃醫師訪談紀錄〉，未刊稿，2011 年 5 月 5 日。

陳延媛訪談記錄，〈鍾憲明先生談其父鍾兆炳醫師〉，未刊稿，2011 年 5 月 27 日。

楊衍俊、楊衍彪，〈父親楊成堃醫師略傳〉，未刊稿。

FHKE 生

1935 〈臺北醫專志願者の為に〉，《受験旬報》5(7): 49-51。

セブランス聯合醫學專門學校（編）

1934 《セブランス聯合醫學專門學校一覽（昭和 9 年）》。京城：セブランス聯合醫學專門學校。

丁仙伊 정선이

2002 《京城帝國大學之研究（경성제국대학연구）》。首爾：文音社。

九州帝國大學（編）

1934 《九州帝國大學一覽（昭和 9 年）》。福岡：九州帝國大學。

上沼八郎

1978 〈日本統治下における台湾留学生：同化政策と留学生問題の展望〉，《国立教育研究所紀要》94: 133-157。

大邱醫學專門學校教務課

1938 〈大邱醫專受験者のために〉，《受験旬報》7(42): 46-49。

山根政治

1935 〈本校入學志願者に與ふ（二）：滿鮮に飛躍せんとする志願者は來れ〉，《受験旬報》5(12): 26-28。

1936 〈受験対策：本校入學志願者の為に〉，《受験旬報》6(12): 24-25。

公立大邱醫學專門學校同窓會（編）

1991 《東雲：1990-1991 合併號（附東雲會名簿）》。德山：東雲會本部。

今野卓美

2002 〈戦後日本の外国人医師導入：医師不足と旧植民地出身医師〉。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大学院国際開発研究科博士論文。

天野郁夫

- 1993 《旧制専門学校論》。東京：玉川大学出版部。  
2007 《増補試験の社会史：近代日本の試験・教育・社会》。東京：平凡社。

卞鳳奎

- 2011 《日治時期臺灣留學日本醫師之探討》。臺北：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片岡巖

- 1921 《臺灣風俗誌》。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

加藤尚志

- 1902 〈續臺灣の衛生（承前）〉，《臺灣協會會報》49: 9-16。

平醫同窗會

- 1979 〈平醫同窗會會則〉，《平醫同窗會誌：平醫》10: 352。

本田六介

- 1940 《日本醫籍錄》。東京：醫事時論社。

白石保成

- 1918 《朝鮮衛生要義》。京城：出版者不詳。

石田純郎

- 2008 〈佐藤剛巖と京城医学専門学校：朝鮮で医学教育に尽した人々（上）〉，《日本医事新報》4377: 84-88。  
2008 〈志賀潔と京城帝国大学：朝鮮で医学教育に尽した人々（下）〉，《日本医事新報》4385: 85-88。  
2008 〈韓国近代医学教育史：京城帝大医学部、京城医学専門学校で学んだ韓日の3名の医学者の証言〉，《医学史研究》91: 561-574。  
2008 〈韓国近代薬学教育史：日韓併合時代を中心に〉，《薬史学雑誌》43(2): 214。  
2010 〈日韓併合中の朝鮮の医育機関での医化学（生化学）者群像〉，《化学史研究》37(2): 103。

石橋省吾

- 1930 〈質疑應答：刑事法問答〉，《臺灣警察時報》167: 29-30。

寺崎昌男、浅沼薫奈

- 2008 〈『蛍雪時代』：戦中戦後の高等教育志願者にもたらされた教育情報〉，收於菅原亮芳編，《受験・進学・学校：近代日本教育雑誌にみる情報の研究》，頁80-106。東京：学文社。

有鄰會（編）

- 1976 《有鄰會名簿（昭和51年9月）》。東京：京城醫學専門学校同窗會。

朴潤栽 박윤재

- 2005 《韓國近代醫學的起源（한국근대의학의 기원）》。首爾：慧眼。  
2007 〈日治時期醫師階層的成立與其認同意識（일제하 의사계층의 성장과 정체성 형성）〉，《歷史與現實（역사와 현실）》63: 163-189。  
2010 〈韓國近代醫療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한국근대의학사 연구의 성과와 전망）〉，《醫史學》19(1): 45-68。

朴滢雨 박형우

- 2006 《セブランス與韓國醫療的黎明（세브란스와 한국의료의 여명）》。首爾：青年醫師。  
2008 《韓國近代西洋醫學教育史（한국근대서양의학교육사）》。首爾：青年醫師。

竹内洋

1991 《立志・苦学・出世：受験生の社会史》。東京：講談社。

安倍能成

1927 〈大學預科の三年制その他に就て〉，《京城日報》，1927年3月11日，第2版。

김정화、이경원

2006 〈日本殖民統治與朝鮮人醫師（일제 식민지 지배와 조선 양의의 사회적 성격）〉，《社會與歷史（사회와 역사）》70: 33-65。

佐藤剛藏

1956 《朝鮮医育史》。出版地不詳：佐藤先生喜寿祝賀會。

佐藤會哲

1932 《臺灣衛生年鑑（昭和7年）》。臺北：臺衛新報社。

吳文星

2008 《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吳基福

1980 《臺灣醫師公會三十三年史》。臺北：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吳 銅（編）

1954 《臺灣醫師名鑑》。臺中：臺灣醫藥新聞社

呂寅碩 여인석、朴潤栽 박윤재、이경록、朴澄雨 박형우

2002 〈韓國醫師執照制度的落實過程：以大韓帝國時期與日治時期為中心（한국의사면허제도의 정착 과정：한말과 일제시대를 중심으로）〉，《醫史學》11(2):137-153。

宋春和

1977 〈在日三年所感〉，《平醫同窗會誌：平醫》8: 96-101。

李明恭

2001 《竹田鄉史誌》。屏東：李明恭。

李明瑱、林靜靜

2002 《臺灣的良知・李鎮源教授：蛇毒大師、醫界良心、民主運動的領航員》。臺北：商周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李相武

1979 〈就業於日本的韓國醫師（재일취업한국 의사）〉，《平醫同窗會誌：平醫》10: 91-94。

李熙錠

1977 〈醫師免許證（의사면허증）〉，《平醫同窗會誌：平醫》8: 78-80。

李賢一

2009 〈京城帝国大学医学部の研究活動：その学術誌の分析を中心に〉，《アジア太平洋研究科論集》17: 103-121。

2010 〈植民地朝鮮における医学研究の軌跡：京城医学専門学校を中心に〉，《アジア太平洋研究科論集》19: 151-169。

李興基 이흥기

2010 〈近代韓國醫師階層的形成過程（1885-1945）（한국 근대 醫師職의 형성과정〔1885-1945〕）〉。首爾：國立서울大學校大學院國史學科博士論文。

李騰嶽(纂修)

1983 《臺灣省通志稿·卷三：政事志衛生篇》，第1冊。臺北：成文出版社。

李忠浩 이충호

1996 〈日本殖民統治下的醫學教育：以京城帝國大學醫學部為中心(일제 식민지 통치하의 의사 교육활동: 경성제국대학 의학부를 중심으로)〉，《慶州史學》15: 165-304。

1998 《日治時期朝鮮的醫學教育(일제통치기 한국 의사교육사)》。首爾：國學資料院。

辛在義 신재의

2004 《近代韓國牙醫學史(한국근대치의학사)》。首爾：참운。

赤尾好夫

1936 〈受験對策：職業を中心に志望校の決定迄(一)〉，《受験旬報》6(10): 22-23。

1936 〈受験對策：職業を中心に志望校の決定迄(二)〉，《受験旬報》6(11): 22-23。

1936 〈受験對策：職業を中心に志望校の決定迄(三)〉，《受験旬報》6(12): 22-23。

国立教育研究所(編)

1974 《日本近代教育百年史·第五卷：学校教育(三)》。東京：国立教育研究所。

和田道

1937 〈東京近縣學校巡り(三) 威を官學の名に借らず：東京醫專、昭和醫專〉，《受験旬報》6(42): 88-89。

奇昌德 기창덕

1992 〈京城帝國大學醫學部(경성제국대학 의학부)〉，《醫史學》1(1): 64-82。

1993 〈由國家推動的西醫教育：1895年至1945年(국가에 의한 서양 의학 교육：1895년부터 1945년까지)〉，《醫史學》2(1): 10-37。

1993 〈大邱的醫學教育：1890年至1945年(대구에서의 의학교육：1890년에서 1945년까지)〉，《醫史學》2(2): 142-158。

1993 〈平壤的醫學教育：1890年至1945年(평양에서의 의학교육：1890년에서 1945년까지)〉，《醫史學》2(2): 126-141。

1995 《韓國近代醫學教育史(한국근대의학교육사)》。首爾：아카데미아。

東醫杏林生

1936 〈上級學校點描：東京醫專介紹〉，《受験旬報》6(4): 58-61。

林進發(編)

1933 《臺灣官紳年鑑(昭和8年版)》。臺北：民衆公論社。

金斗鍾 김두중

1981 《韓國醫學史(한국의학사)》。首爾：探求堂。

金麟聖

1978 〈平醫學窗時節回顧(평의학창시절회고)〉，《平醫同窗會誌：平醫》9: 270-279。

長谷川弘

1936 〈全國醫專內容及出題傾向を語る〉，《受験旬報》6(12): 80-83。

厚生省醫務局(編)

1976 《医制百年史》。東京：ぎょうせい。

昭十二会（編）

1990 《馬頭丘：京城医学專門學校昭和十二年卒業五十周年記念誌》。濱松：昭十二会。

泉孝英

2007 〈外地における日本の医学校〉，《滋賀文化短期大学研究紀要》16: 3-44。

2009 《外地の医学校》。東京：メディカルレビュー社。

泉新一郎（口述）、所澤潤（聴取り・解説・註）

1993 〈聴取り調査：外地の進学体験——台北師範付属小から台北高校、台北帝大を経て内地の帝大に編入〉。平成2年度文部省科学研究費補助金（一般研究C）（課題番号01510140）研究成果報告書「入学試験の制度及び試験問題の分析に基づく近代日本の学力の歴史的研究」。

秋 岩

1978 〈平醫歳時記〉，《平醫同窓會誌：平醫》9: 314-327。

徐聖凱

2008 〈日治時期臺北高等學校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高尾茂（編）

1992 《有鄰會名簿（1992年改訂永久保存版）》。名古屋：京城醫學專門學校同窓會。

崔圭鎮 최규진

2011 〈透過李儀景瞭解殖民地的知識分子（이의경의 삶을 통해 본 식민지 시대 지식인의 한 모습）〉。首爾：國立서울大學校大學院醫學科碩士論文。

張苙雲

1998 〈從不穩定的口碑到主要的求醫場所：臺灣西醫的制度信任建構〉，《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8(1): 161-183。

張寬敏（口述）、所澤潤（聴取り・解説・註）

1995 〈聴取り調査：外地の進学体験（II）——台北一師附小、台北高校、台北帝大医学部を経て、台湾大学医学院卒業〉，《群馬大学教育学部紀要：人文・社会科学編》44: 139-187。

박윤형、홍태숙、辛圭煥 신규환、임선미、김희곤

2008 〈日治時期朝鮮醫師的獨立運動（일제시기 한국의사들의 독립운동）〉，《醫史學》17(2): 223-237。

백운기、김상덕

2010 〈金鐸遠、吉貞姬夫妻為何無法參與京城女子醫學專門學校的創立過程？（경성여자의학전문학교 창립의 주체였던 김탁원·김정희 부부는 왜 실제 설립 과정에서 제외되었는가?）〉，《延世醫史學（연세의사학）》13(1):41-49。

船寄俊雄、菅原亮芳

2008 〈『受験と学生』：1918年～30年の高等教育受験情報〉，收於菅原亮芳編，《受験・進学・学校：近代日本教育雑誌にみる情報の研究》，頁47-79。東京：学文社。

莊永明

1998 《以臺大醫院為主軸：臺灣醫療史》。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許雪姬

2004 〈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海外活動：在「滿洲」的臺灣醫生〉，《臺灣史研究》11(2): 1-75。

許雪姬（訪問）

2002 《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野野田半平

1944 《臺灣醫師會會員名簿（昭和19年版）》。臺北：臺北醫師會。

陳君愷

1992 《日治時代臺灣醫生社會地位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陳世賢

2010 《醫在雲林》。斗六：社團法人雲林縣醫師公會。

陳清桂（口述）、所澤潤（編集）

1999 〈聴取り調査：外地の進学体験（Ⅵ）——台南州の農村から長老教中学、内地の荏原中学校を経て、日本歯科医学専門学校及び東京医学歯学専門学校医学科を卒業（付・Ⅴまでの補遺）〉，《群馬大学教育学部紀要：人文・社会科学編》48: 127-166。

陳 萬

1941 《臺灣醫師試驗問題集》。臺北：萬出版社。

陳漢升（口述）、所澤潤（聴取り・編集・解説・註）

1996 〈聴取り調査：外地の進学体験（Ⅲ）——抵抗の地・龍潭から基隆中学校、台北高校を経て、長崎医科大学卒業〉，《群馬大学教育学部紀要：人文・社会科学編》45: 97-163。

傅大為

2005 《亞細亞的新身體：性別、醫療、與近代臺灣》。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朝鮮總督府（編）

1926 《大正14年10月1日現在簡易國勢調査結果表》。京城：朝鮮總督府。

1929 《朝鮮衛生要覽》。京城：朝鮮總督府。

1934 《昭和5年朝鮮國勢調査報告、全鮮編：第一卷結果表》。京城：朝鮮總督府。

1934 《昭和5年朝鮮國勢調査報告、全鮮編：第二卷記述報文》。京城：朝鮮總督府。

1935 《昭和10年朝鮮國勢調査報告、全鮮編：結果表及記述報文》。京城：朝鮮總督府。

朝鮮總督府警務總監部衛生課（編）

1917 《朝鮮衛生法規類集》。京城：出版者不詳。

서울大學校醫科大學同窓會（編）

2009 《2010年會員名簿》。首爾：서울大學校醫科大學同窓會。

黃尚翼 황상익、崔圭鎭 최규진、金修延 김수연

2009 〈殖民地的知識分子、劉相奎的人生（식민시대 지식인, 유상규의 삶의 궤적）〉，《醫史學》18(2):157-172。

新高新報社（編）

1937 《臺灣紳士名鑑》。臺北：新高新報社。

葉 曙

1970 《病理卅三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

鈴木哲造

2011 〈日本の台湾統治前期における医師社会の構造的特質〉，收於檜山幸夫編，《帝国日本の展開と台湾》，頁337-382。東京：創泉堂。

이근환

- 2008 〈1930-1940 年代的醫學教育與醫院設立：以京城女子醫學專門學校為中心（1930-1940 년대 의학교육과 병원설립에 관한 연구：경성여자의학전문학교를 중심으로）〉。首爾：高麗大學校教育大學院碩士論文。

裴萬奎 배만규

- 1978 〈在日本七期同窗會記〉，《平醫同窗會誌：平醫》9: 445-450。

慶北大學校醫科大學同窗會（編）

- 2003 《會員名簿 2003》。大邱：慶北大學校醫科大學同窗會。

臺北市醫師公會（編）

- 1958 《臺北市醫師公會會員名冊》。臺北：臺北市醫師公會。

臺灣日日新報社（編）

- 1918 《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大正 7 年）》。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  
1919 《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大正 8 年）》。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  
1920 《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大正 9 年）》。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  
1921 《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大正 10 年）》。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  
1922 《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大正 11 年）》。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  
1923 《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大正 12 年）》。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  
1924 《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大正 13 年）》。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

臺灣省醫師公會（編）

- 1966 《中華民國 55 年臺灣省醫師公會所屬各縣市局醫師公會會員名冊》。高雄：臺灣醫界社。  
1975 《中華民國 64 年臺灣省醫師公會所屬各縣市暨臺北市醫師公會會員名冊》。臺北：臺灣省醫師公會。

臺灣新民報社（編）

- 1937 《臺灣人士鑑（昭和 12 年版）》。臺北：臺灣新民報社。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編）

- 1933 《昭和 5 年度臺灣總督府學事第 29 年報》。臺北：臺灣總督府文教局。  
1933 《昭和 6 年度臺灣總督府學事第 30 年報》。臺北：臺灣總督府文教局。  
1934 《昭和 7 年度臺灣總督府學事第 31 年報》。臺北：臺灣總督府文教局。  
1935 《昭和 8 年度臺灣總督府學事第 32 年報》。臺北：臺灣總督府文教局。  
1936 《昭和 9 年度臺灣總督府學事第 33 年報》。臺北：臺灣總督府文教局。  
1937 《昭和 10 年度臺灣總督府學事第 34 年報》。臺北：臺灣總督府文教局。  
1938 《昭和 11 年度臺灣總督府學事第 35 年報》。臺北：臺灣總督府文教局。

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編）

- 1933 《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一覽（自昭和六年至昭和八年）》。臺北：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

- 1928 《臺灣警察法規（昭和 3 年）》。臺北：臺灣警察協會。  
1935 《臺灣の衛生（昭和 10 年版）》。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衛生課。  
1937 《臺灣の衛生（昭和 12 年版）》。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衛生課。  
1941 《臺灣警察法規（昭和 16 年）》。東京：臺灣警察協會。

遠藤寫真館（攝影）

1921 《人文薈萃》。臺北：遠藤寫真館。

歐文社受験相談部、歐文社通添會友

1937 〈昭和 12 年度全國實業專門學校就職狀況調査〉，《受験旬報》7(20): 51-58。

歐文社受験相談部

1936 〈全國上級學校 11 年度入學競爭率一覽（其の二）〉，《受験旬報》6(13): 35-37。

1937 〈入試を中心に學校を採る：その六十四：熱帶醫學の研究殿堂：臺大附屬醫專の卷〉，《受験旬報》7(30): 35-38。

1937 〈昭和 12 年度全國上級受験者數に基く入試競爭率一覽〉，《受験旬報》7(3): 61-64。

1937 〈昭和 12 年度全國上級諸學校入試競爭率一覽〉，《受験旬報》6(46): 68-71。

1937 〈黑幕試験をするので有名：東京醫專の卷〉，《受験旬報》7(2): 27-29。

1938 〈昭和 13 年度全國上級學校入試競爭率總覽〉，《受験旬報》7(48): 5-8。

歐文社指導部（編）

1935 《全國高等學校專門學校大學預科昭和 10 年入學試験問題詳解附入學試験要項競爭率一覽》。東京：歐文社出版部。

1936 《昭和 10 年度全國高等學校專門學校大學預科入學試験問題詳解附入學試験要項競爭率一覽》。東京：歐文社出版部。

歐文社通添國漢指導部

1937 〈全國上級學校國漢出題傾向大觀（二）〉，《受験旬報》7(11): 51-64。

歐文社舊會員諸君

1936 〈ドタン場で敗れた涙の手記：慶醫、城醫受験準備法（長谷川弘）〉，《受験旬報》6(4): 80-83。

鄭圭永

1995 〈京城帝国大学に見る戦前日本の高等教育と国家〉。東京：東京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博士論文。

興南新聞社（編）

1943 《臺灣人士鑑（昭和 18 年版）》。臺北：興南新聞社。

聯合府市政通信社（編）

1933 《全国学校教育施設総覧》。東京：聯合府市政通信社。

顏裕庭

1998 《臺灣醫學教育的軌跡與走向》。臺北：藝軒圖書文具有限公司。

Li, Koibong, 李開榜 Leslie A. Lewis

1987 *A Novel Approach to the Evolution of Microorganisms*. New York: Vantage Press.

Lo, Ming-Cheng M. 駱明正

2002 *Doctors within Borders: Profession, Ethnicity, and Modernity in Colonial Taiwan*.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otyl, Alexander J.

1999 *Revolutions, Nations, Empires: Conceptual Limits and Theoretical Possibilit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eizing Opportunities in the Empire: Taiwanese Medical Students in Colonial Korea**

Jungwon JIN

### **ABSTRACT**

Imperialism loomed over the entire East Asia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with Japan being the major colonial empire in Asia Pacific. Soaking up all networks of its colonies, Imperial Japan established its predominant status and imposed stringent regulations on interflow among its colonies in the region, with Taiwan and Korea being no exception. In other words, strict colonial rule of the Japanese had severed mutual interaction and free flow of population between Taiwan and Korea. The seemingly active interchange of people within the Japanese empire was mainly “the flow of administrators under colonial bureaucracy”. There was no direct transportation route between Taiwan and Korea. Apart from the few openings for overseas studies or industrial colonization offered by the imperial empire, there was no interflow of people among the colonies. Hence, one could hardly find Taiwanese in Colonial Korea or Koreans in Colonial Taiwan; and this situation persisted till the end of Japanese colonial rule.

Nevertheless, beginning from the 1930s, a small number of Taiwanese were found pursuing medical studies at the Keijo Medical College, Heijo Medical College, Daikyu Medical College and Keijo Imperial University in Colonial Korea. Though these Taiwanese medical students were few, never more than a hundred, they were indeed rare and exceptional cases in the medical education system under the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of Korea. These Taiwanese medical students were also the only group who had first-hand experience of life in Colonial Korea in that era.

This research aims to explore why and how these Taiwanese chose to pursue medical studies in Colonial Korea. Depicting their life and experience in this foreign land also shed light on the encounter of Taiwanese in another East Asian colony during that time. In addition, by examining how these Taiwanese medical students got involved with Korea in the postwar era, we can catch a glimpse of how imperialism and colonialism penetrated and assumed control over and beyond the colonial era.

**Keywords:** Provincial Medical Licence, Medical License, Keijo Medical College, Heijo Medical College, Daikyu Medical College, *Juken Jumbo*, Keijo Imperial University, Taihoku High School